

香港理工大學設計學院
谷埔口述歷史、插畫圖像紀錄計劃
《重聚谷埔：今昔、再延續》

NO.
03
第三期
7. 2023

谷 報

KUK
POST

第三期主題：《新谷埔人》

主辦
PolyU Design

綠洲保育辦公室
Countrywide
Conservation
Office

資助
綠洲保育計劃
Green Conservation
Program

《誰給谷埔的下一個十年？》p 2-17

《光影下八十年的家》p 18-25

《去留散聚——谷埔人百年流徙重聚的故事》p 26-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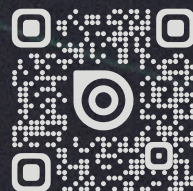
《歸去來兮》紀錄片——記下谷埔的堅持 p 28-31

《村校末代校長細說谷埔故事》p 32-34

《谷埔就係我鄉下》p 35-37

《守住谷埔 90 年古宅的 90 後》p 38-43

《谷埔是怎樣的使我着迷》p 44-47



查看更多的資訊
@kukpogether





給下一代寫首詩

村，最重是人，谷埔的下一代怎樣想這鄉下呢？

昔日，維繫谷埔人是教育，上世紀30年代至90年代，村民就讀啟才學校，用知識改變命運。自1994年，學校結束，反而山水和草木，令新一代留戀。

我們走訪谷埔年輕一代，90後的李雅婷，享受村內的風景，創立「季食」，活用新媒體宣傳，開辦工作坊，復耕農作物，向學生介紹客家文化；另一位90後的李祈生，回村協助父母維修祖屋，亦因着自然的寧靜，治癒情緒的困難。從陌生的地方，他慢慢視谷埔為自己和家族的「鄉下」。

我們的鄉下

山水啟迪年輕人，教育改變上一代人。

從啟才學校末任校長何文緒的訪問《村校末代校長細說谷埔故事》，回憶教育改造村落。何校長於啟才任教近30年，將青春奉獻給谷埔，培育一代又一代的谷埔人。身為泰國華僑的他，為村內興建水塘，自資去英國尋找村民籌款，兒子亦在何家祠堂掛燈，視村為家。

可持續的未來

專題故事《誰給谷埔的下一個十年？》，討論近年外國流行的文化生態村概念，如何從戰後的農村經濟，過渡至社區為本的新村落模式。

回溯戰後谷埔的農村歲月，村民靠山吃山，必須平衡生活與環境，收集柴枝，需要顧及保養水源。谷埔的村民，從不只是耕作，在半世紀前，已是「半農半X」，即是種田外，亦有兼職，如：打漁、買賣豬肉、收集新柴等。村民，從來都是多才多藝。

未來的谷埔，難復昔日的農村，除了復耕，亦加入文化、旅遊、生態不同元素。我們嘗試從生態、經濟、文化和社會的角度，了解村落可持續發展的可能，如：村民何仲瑜將舊物料，升級再造，舊門板變成木枱，橫樑化作長椅，地方智慧解決社區問題。

談未來，離不開人，上一代的經驗，下一代的創意，交流下，就有新點子。谷埔，像有一首詩，有無限想像，無盡的可能。從傳統的宗族，慢慢變成社區，谷埔不只是家族，也是共同創造的地方，成就大家心目中的鄉下。

作者 袁智仁
2023年7月23日

《誰給谷埔的下一個十年？》

「自己地方，不要由得佢爛。」老圍李太心底話，谷埔自古靠山食山，靠水吃水。

90年代嫁入谷埔的李太，心念昔日的谷埔：「感受好深，外邊的人覺得有紅樹林好靚，但是60年代還有農田，因為水閘失修，失去稻田，希望復耕，可以種有機米，但覺得機會不大。」

谷埔，美不美，很主觀，不同遊客和村民對美有不同的觀念，但鄉村中，保持鄉郊之美和延續美的理念，讓下一代繼續欣賞，則更為重要。

谷埔，數百年的農業，追求人與自然共存，背後支撐是家族宗族和傳統的力量¹。隨着人口外移和香港的現代化，傳統影響力大不如前，過去「靠山食山」的生活不再。今天，谷埔，從熱鬧回到寧靜。而可持續的村落，需建立新的契約，而從歷史形塑的社區感 (Sense of Place)，強化谷埔人、谷民的身份，創造文化生態村 (Ecovillage)。

學者 Newman 及 Jennings (2008) 指可持續發展是關於選擇和改變目前的生活，促進價值的認同，而非競爭，重要是藉過去的文化和歷史，吸取養份，取得社區認同，再建立共同的行動。長遠達至村民參與，政府政策輔助，節省社會成本，也以地區為本保育自然與社區。

從上輩的與大自然共生共存的農村，轉型至今天的跟自然的共創，強調社區參與、可持續 (Sustainability) 發展的文化生態村。Bossel (1998) 提出可持續社區的概念，他結合環境與社會及文化策略。Newman 及 Jennings (2008) 強調生態和生活資源平等，建立共同價值觀和社區價值的重要。Jackson 及 Svennsson (2002) 引入文化生態村，結合 (icon) 生態、經濟、文化和社會方向。

本文探究戰後，谷埔村如何與大自然共生共活，而隨着人口流失，近年，復興從生態的角度，轉型至可持續發展模式的契機。

¹ 28頁，《新界百年史》

² 定義的 Ecovillage 強調文化與生態的概念並存，所以 Ecovillage 翻譯為文化生態村，而不是坊間的「生態村」

³ Global Ecovillage Network, 取自<https://ecovillage.org/projects/what-is-an-ecovillage/>



上圖 2000年代，新年村民忙着為祖祠清潔和換上新的對聯
(照片由宋煌貴提供)

下圖 展覽中的村內舊物件及擺賣村民的農產品



自我學習的文化生態鄉村

文化生態村² (Ecovillage) 是一個有共識、傳統或都市性的社區，當地人藉四個方向（社會、文化、生態和經濟）的參與和設計，再創造的社會和自然環境³。

Global Ecovillage Network 強調文化生態村，有三大重點：

1. 植根本地的參與方式
2. 結合社會、文化、經濟和生態，達至可持續發展
3. 復育及復興社會與自然的環境

Bossel (1998) 的研究城市與環境關係，他具體指出建立可持續社區的特色和策略，如何達至可持續的方式。他強調八大方向：

- | | |
|-------------|---------|
| 1. 保持健康 | 5. 靈活 |
| 2. 減少廢物 | 6. 倫理 |
| 3. 社區管理 | 7. 心靈滿足 |
| 4. 抗逆性和自我更新 | 8. 合作共存 |

重視人與土地關係，建立社區根/社區感，尤其年輕一代紮根土地，藉節慶、儀式和藝術重建社區氣氛，令地方重現生活和生氣。此外，從公共空間、綠化空間，步行道鼓勵交流，加強生態流動，如：河流和水的重修，建立濕地。長遠種植食物，讓自然融入生活。

下表 Bossel 所提的建立可持續社區的特色和策略

方向	策略
① 保持健康	● 使用再生能源
② 減少廢物	● 低消費和減少產生廢物
	● 社區本地生產、基於需求、平等的經濟模式
	● 維護生態系統
	● 可持續生態系統的食品生產系統 (例如，多樣性、保存土地養份的耕種方式)
③ 社區管理	● 地方為本的社區，參與式管理
	● 低於承載能力的人口
④ 抗逆性和自我更新	● 重視本地/傳統知識
	● 全民參與方式
	● 簡單管理的小型社區
	● 社區平等參與，不靠單一權威機構
⑤ 靈活	● 民主、去中心化的社區
⑥ 倫理	● 對土地和人的尊重，通過持續參與，維持繫土地和社區的感情
⑦ 心靈滿足	● 公平合作的社會結構
	● 豐富多彩的活動
	● 重視土地的故事、儀式和互動
⑧ 合作共存	● 滿足人類的基本需求
	● 合作
	● 倡議和平，交易和贈與有餘的物資



1 咸酸菜

谷埔自家有機種植芥菜，以鹽和酵素花上半個月純天然醃製而成。溫度是成功發酵的關鍵，冬天溫度較低有利於酵母菌作用，因此酸菜都會在冬天醃製。

2 酸豆角

利用水和蔬菜天然發酵是農家保存食物的傳統智慧，延長蔬菜的保質期，並增加食材風味！

3 薑黃

谷埔自家有機種植薑黃，花上一年的收成。薑黃內含的薑黃素有消炎、活血化瘀作用，被廣泛運用在炎症相關疾病的治療。

與自然共存的宗族農村

科大衛 (1986) 形容現代化前的新界農村以血緣為主，形成強大的宗族，「香港的新界在都市化之前，這個地區是由一些聚落組成，這些聚落有的只住者單一團體；有的則由數個群體聚居，而這些不同群體內的人，全是追溯至一個共同祖先的後代。」而許舒強調宗族的功能，「鄉是村落為守望相助而結成的集團」，可動員抵禦敵人和掌制及分配村內的經濟資源 (如：斬柴的山頭)⁴。

二戰前後，谷埔與沙頭角各村自成一角，形成農商經濟圈，而靠山吃山的農村經濟為主。這傳統中國式農村，重視土地和自然資源。生態服務村落的发展，而人類中心主義 (Egocentrism) 下，村民從自然取得資源，包括：斬柴、種田、打漁，而傳統宗教，強調敬畏自然，而相信萬物有信的泛靈信仰，亦令尊重土地價值，得以維持。

農村傳統文化，建基於自給自足的農業社會，隨着農業於戰後日漸式微 (見谷報 KukPost! 第二期《一水一道：谷埔商業圈的興衰》一文)，這種生態平衡被迫瓦解，令百年的生態系統被打破。

Jackson 及 Svensson (2002) 形容的文化生態村有四大面向，生態、經濟、文化和社會。傳統農村重視村落的生態和經濟關係，卻較忽視文化和社會方向。村落與自然的關係是直接取得，而按傳統或宗族思考方式作保育，而非自覺的保育，也缺乏有效參與的機制。面對經濟轉型，曾努力掙扎，但最終失敗收場。

⁴ 34頁，《新界百年史》



過往文章重溫《一水一道：谷埔商業圈的興衰》



稻米種植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稻米種植不是直接把稻子灑稻田裡面就可以，過程包括：耕田整地、插秧、生長管理（施肥、除草）及收割。

首先，灌溉田地使土壤濕軟，以不同工具翻鬆、交換土層，切細土壤並抹平表面。接著，在肥沃苗圃培育秧苗，長到一定高度後移至水田插秧。定期灌溉、施肥、除草和防治病蟲害。分蘖期間需不斷循環放乾田水及灌溉，以防分蘖太多瓜分水稻養分。分蘖後，水稻抽穗、開花，自花授粉後穎果充實，乳汁慢慢變成米漿，最後變硬形成稻穀。授粉後約30-35天，稻穗金黃且下垂，即可收割。

草堆制作 ① ② ③ ④ ⑤

乾草是從山上收集來，用來燒水當燃料，一個草堆可以用一年至一年半，最高可以去達十幾呎。製作草堆，需要有特別的捆綁方法，疊高草，再曬乾。用家會在下面拔草，拔草的方法很巧妙，從最下面約三分之一的地方繞著圓均勻拿，保持完整亦不會令草堆倒下。不少人家都有草堆，就算後來有火水，大家仍然會用草堆，因為這是免費的能源。

楊偉斌：「有草堆代表有人種米，草堆上面是禾稈，下邊是蘆基草，是村落的原料儲存庫，即是火水庫。」

⑤ 曬穀

收割後的稻米需要打谷和攪谷，以去除穀物中的殼。完成後穀物需要曬晒，讓穀物變得乾爽。通常需要在陽光下曬晒四次，每次曬晒的時間約為1-2天。曬乾後便存放在倉庫中，以便之後的使用。

⑥ 碾米

將稻米加工成白米的過程。這種碾米方式通常在農村地區使用，是一種手工操作的方式，使稻米在槽中來回碾壓，去除其中的殼屑和外皮。



① 割稻

用禾刀或鐮刀割稻，然後進行打穀。

② 打穀

將水稻收割以後，雙手拿著農作物往打穀桶用力拍打，將水稻穀粒與荳稈分離，讓脫粒的穀物全部撒落於穀桶內。

④ 收草

以一根二頭尖的長木竿「槍椎」，兩頭插著已曬乾的大捆稻草挑回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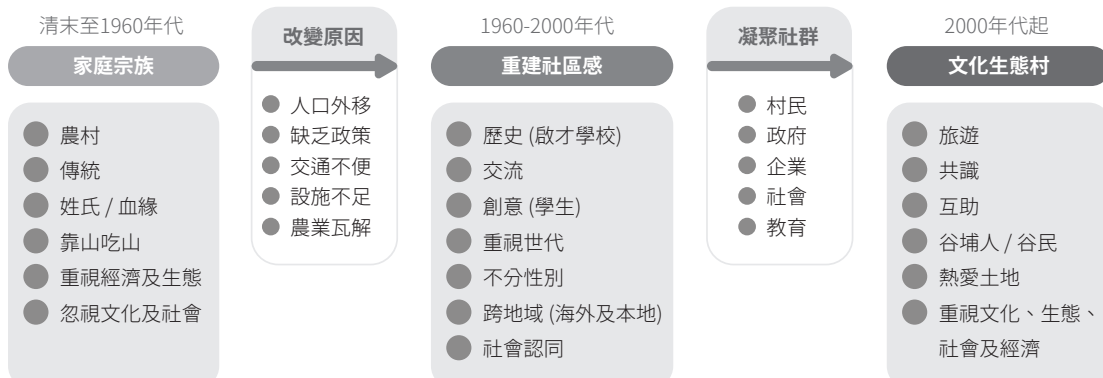
③ 曬草及紮草

割稻完，先讓稻草平舖在田裡曬曬脫水，便於紮草，再一束束立於田間用兩至三日曬乾。傳統人力捆草在稻草還濕潤時就捆起來，再倒立晾乾。雨季時須先堆成小堆，以免下雨淋濕全部要重曬；淋雨後則要把上面拿起來重曬。

⑤ 疊草埕

「疊草埕」中間豎立放一根杉木或三、四根竹子綁起來做「草埕芯」，稻草逐層以魚鱗式疊圍著「草埕芯」放好，踩實後再放下一層，最上層完工時用草繩綁緊，避免被吹走。像香姑的傘狀外形，是為了避免下面的稻草淋到雨。

生態、經濟與社區的轉營圖



左表 谷埔的可持續發展過程：從傳統農村，轉變為現在的生態文化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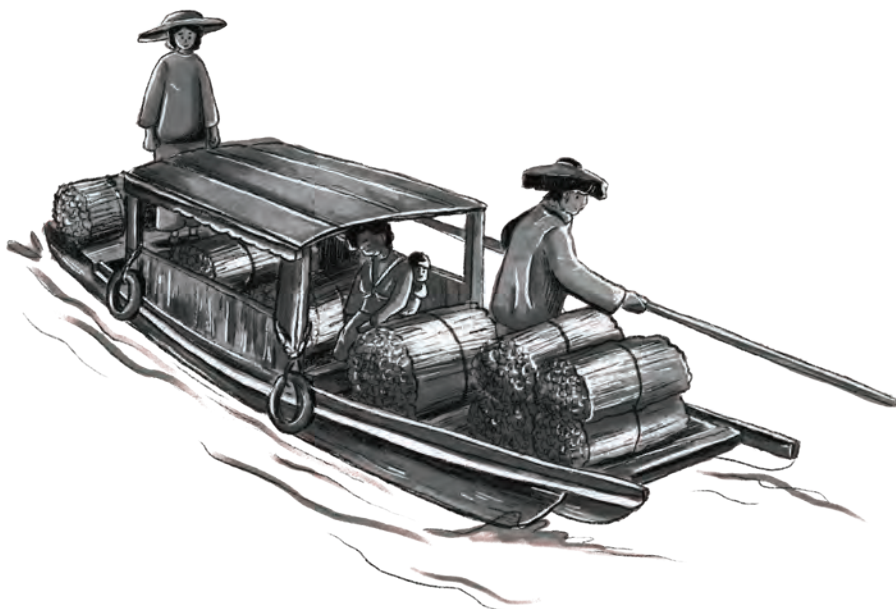
下圖 滿載柴枝去沙頭角墟販賣的船隻

「半農半X」的生態農村

「鄉下人就最環保。」村民宋玉錢評論以前農村生活。

70年代前的谷埔農村，維持農業經濟為主，輔以不同副業。最重要的副業是斬柴和割草，不少農村婦女依賴這行業，賺取金錢。而這些副業與自然資源有關，獲取資源，需要符合村內的習俗，背後建基於可續持的概念。現時，社會討論「半農半X」，即兼職農夫，再加上副業補助收入 (如：教書、手作)，如六十年前的谷埔相似。

60年代或以前，沙頭角仍依賴柴枝和蘆箕草作燃料，而兩者皆由谷埔等鄉村供應。「以前買賣柴枝是居民的重要生計，每天有10多隻船在碼頭去沙頭角販賣柴枝，包括他的母親，堆柴時會在船上砌得很高，很像小型貨櫃船。」



1970 年田心，眾多村民前往碼頭到沙頭角墟交易。(宋冠英攝，照片由何瑞庭提供)



各村和宗族有自己的山頭。宋煌貴：「其他村民不可入風水林，同村其他姓不可入，要姓宋的帶入。」農業，建基於土地，當年村民想法，契合今天的可持續發展觀念。

宋玉錢也點出斬柴原則：「松樹通常都不會斬，而小樹也不會斬，等變大樹，才會斬。通常會走1小時，到山頂較高的位置斬新樹，因為那裏的樹比較大。」

村民何瑞庭回憶：「每個人有自己的界線去斬柴，有自己山頭，半山中央最好。」他指當年斬樹是有可持續的想法，不會斬掉小樹和保護水土的風水林。

「專門挑5-6米的松樹作柴枝，直徑約十吋。二人去斬，抬下山，有三角架放鬆樹，會將樹木斬成每兩尺的一份，方便運輸。專門挑選松樹作柴，因為松樹重身，有松香，可以燒得耐，比起普通的木，會實一點。11月入秋開始斬柴，一直去到年尾，就可以斬到一年的柴（好天斬埋落雨柴，因為秋天有雨落）。斬柴之後要破柴，吹乾，再要曬光，再斬成一塊塊，放在灶頭附近和屋仔閣樓。斬柴，用一年，去到下年入冬前再斬柴。」

宋煌貴村長指：「十年先斬一次松樹，超過三寸，大過水杯才斬，細過三寸，下一個十年才斬。平時只斬松枝的橫枝來燒。」特別保育是風水林，「不斬風水林，預防山泥傾瀉，防火和降溫的功用。河邊兩旁的樹木都不會斬，防止河堤乾涸，亦不想泥沙衝入河中。」

斬樹地區

每一條村有自己的山嶺斬柴，不會斬風水林及松樹，而小樹也不會斬，等長成大樹才會斬。村民通常會走一小時到山頂較高的位置斬樹，因為那裏的樹比較大。

果園

70年代後期，村民放棄種植稻米，梯田山坡改為果園，主要種植年桔、梅子、波蘿等經濟作物。現時大部分已被植物覆蓋，留心注意可發現到砌石的梯田痕跡！

風水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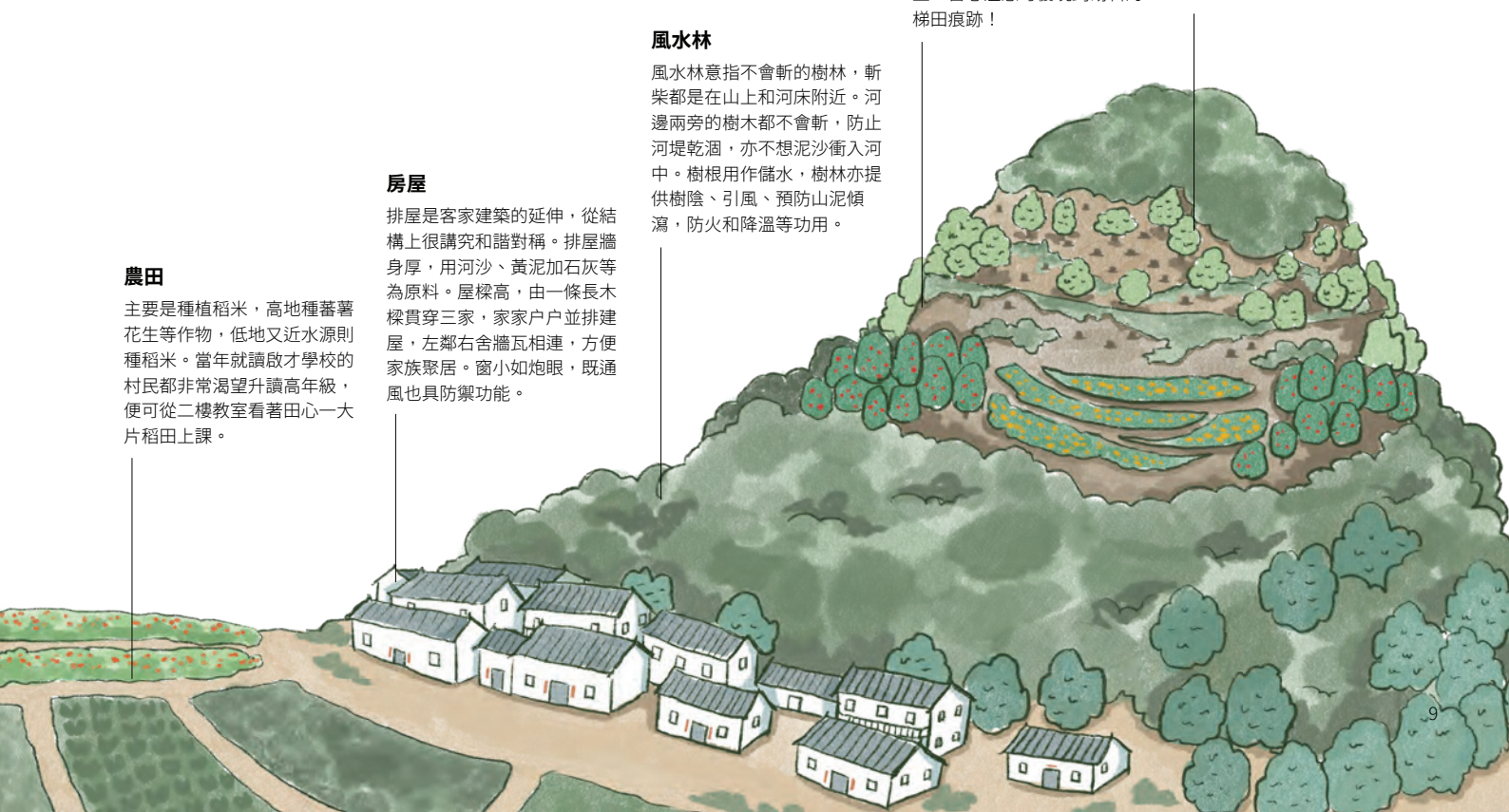
風水林意指不會斬的樹林，斬柴都是在山上和河床附近。河邊兩旁的樹木都不會斬，防止河堤乾涸，亦不想泥沙衝入河中。樹根用作儲水，樹林亦提供樹陰、引風、預防山泥傾瀉，防火和降溫等功用。

房屋

排屋是客家建築的延伸，從結構上很講究和諧對稱。排屋牆身厚，用河沙、黃泥加石灰等為原料。屋樑高，由一條長木樑貫穿三家，家家戶戶並排建屋，左鄰右舍牆瓦相連，方便家族聚居。窗小如炮眼，既通風也具防禦功能。

農田

主要是種植稻米，高地種蕃薯花生等作物，低地又近水源則種稻米。當年就讀啟才學校的村民都非常渴望升讀高年級，便可從二樓教室看著田心一大片稻田上課。



農村面對災難，很脆弱。保持生態，需要全村的努力，尤其水利，即水壩和水塘。谷埔擁有兩個水塘，一個供水給人口最集中的老圍，另一個則供水給五肚至新圍(新屋下)地方。過去，定時清理水塘是村民的集體活動，但隨着人口流失，水塘供水卻變成問題。

李安有回憶，「本來老圍有水塘，但上水塘的路已經雜草叢生，現在好難去，難以開通水塘。以前會有一隊人去清理雜草，拉水管。」

當時以家庭為位，處理村內的維修費用和人力。

當年，清理水塘是村中大事，前啟才校長何文緒曾代表本地村民向英國村民籌款。「50年代都試過做水利，當年每家每戶都出一人作勞動，做水塘引水。政府出錢做水塘，而水塘至村一段，每戶則要自己負責付錢。1970年代尾，村長楊玉坤帶頭，和我去找英國華僑，籌錢做駁水喉，英國係逐家逐戶籌錢，去過紐卡素、格拉斯哥、鴨巴甸，住在村民家中，大約七日，籌到幾十萬，將水塘的水引至每戶的水喉。」



後來，村民不足，無法清理水塘，水塘淤塞，李安有只能申請水署務的自來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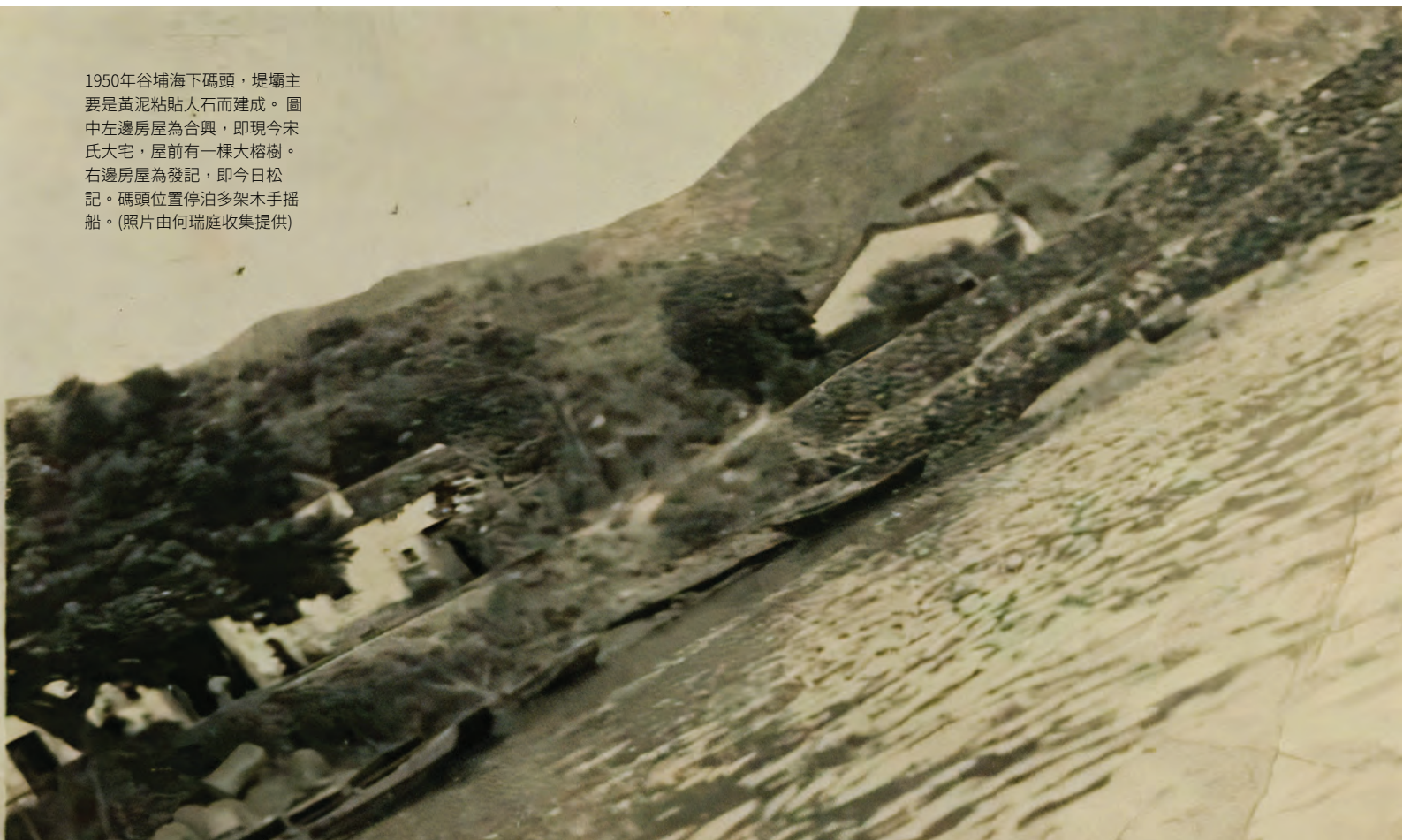
同樣，海下的堤壩亦需動員村民作維修，宋玉錢指：「颱風溫黛之後，堤有兩處分裂，政府提供物資，紅毛泥，村民出人力維修堤壩。而近鳳坑村的一段堤壩已完全石屎化，沒有大樹種植在上面，近松記士多的舊堤壩，則是用大石維修，所以有大樹在上面。」

下圖 1962 年颱風溫黛曾摧毀堤壩，近啟才學校的一段堤壩有缺口。(照片由何瑞庭提供)



溫黛之後，堤壩有兩處斷裂，其中一處接近啟才學校

1950年谷埔海下碼頭，堤壩主要是黃泥粘貼大石而建成。圖中左邊房屋為合興，即現今宋氏大宅，屋前有一棵大榕樹。右邊房屋為發記，即今日松記。碼頭位置停泊多架木手搖船。(照片由何瑞庭收集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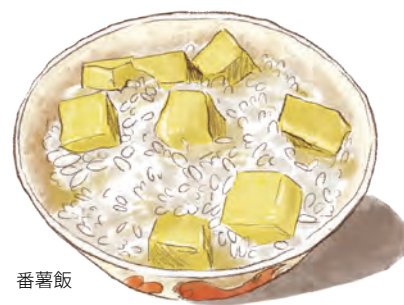
農村遇上社會變遷

戰後至70年代初，谷埔仍靠着農業和商業維持。當時，谷埔的農產品豐富，但面對社會變遷，無法持續。

老村民宋關仁憶述戰後的農業情況：「沙頭角每條村特產一樣，谷埔的米叫谷埔絲苗，也有種柚、菠蘿、木瓜、橙和一般水果，有家庭會種三幾棵玉米，土豆、粟（有包粟，九尾粟，鴨腳粟），種子係像狗尾，也種花生、紅蕃（番薯）（耐乾），當糧食。生活窮困，一半米一半番薯，食番薯飯、芋頭飯，種兩造米，再種番薯。而番薯有水份不好食，乾地種才好食，二肚、三肚最好，翻土和種番薯。共三造，二造米，一造番薯。」



土豆 (薯仔)



番薯飯



番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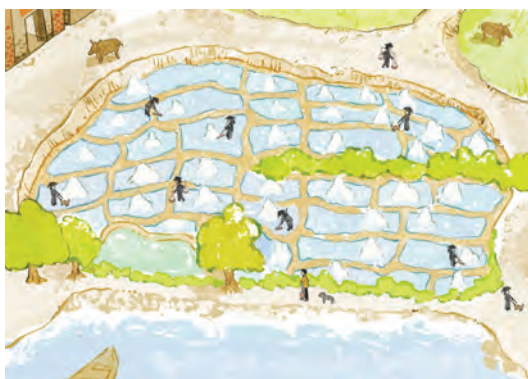


粟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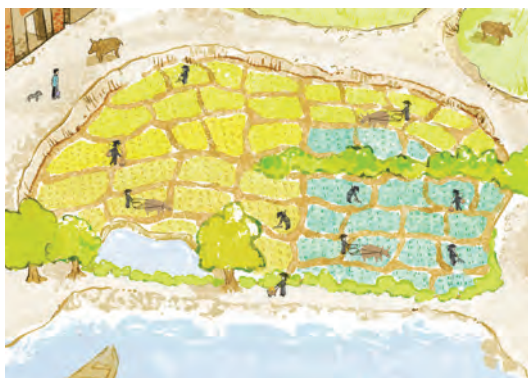


玉米

百多年前的谷埔，與鹽田港一樣，有製鹽業。



1970年代前的谷埔村，以維持農業為主，遍地農田。



1970年代中後期村民陸續移居至市區及海外，稻田耕種式微。後來水閘破損導致海水湧入，紅樹林入侵田心農地，不復昔日景色。



村內的農田，主要分為水田和旱田，而水田種植稻米，而旱田為梯田，沿山而開，種植蕃薯、芋頭等耐旱的農作物，亦補足稻米收成不足。

1970年代初，農村經濟，受外界衝擊，隨着香港經濟上升，外來食糧入口漸多，而稻田耕種式微，因為市場不大，加上種植過程辛苦，大量人口移民英國或搬至市區。

年過八十的村民宋乙嬌道：「後來，31歲找到政府掃地工作，再種多一年田，太辛苦，又耕田和掃地。無耕田，無咁辛苦，當時開心左。掃街舒服過種田」、「種田日日做，有得食，但無錢」、「種田時，只有找蠔、螺賣，才有零用。」

村內，於70年代改種經濟作物，最受歡迎是年桔，旱田和山坡被開發作果園。

村民春哥回憶：「間中種果園，82年後無種果了。賣桔收入可達2至5萬元，視乎大陸有多少運下來（80年代初人工只有2000元），後來大陸多桔運來，不種果園了。桔都本地用，去批發。有人收購，包田，再派人摘果運去果欄，亦請人摘果，再送去果欄賣，賺多少少錢。」

最終谷埔農業，如新界其他鄉村一樣，被迫淘汰，無法轉型。

除了耕作，漁業對谷埔亦舉足輕重，村民於沙頭海設置罾棚(用木材搭成的捕魚棚)，年過80的老村民李源發家族形容捉魚比種田好，「**捕魚比種田更容易賺錢**」，因為捕魚，環境較好，「**爺爺和宋氏的一家人，算是比較有錢，爺爺死的時候，有一本簿寫着很多名字，原來當時爺爺寫下名字，上面寫着8、10斤，漁民冇飯開，就問爺爺借魚。**」

「什麼是罾棚？罾(粵音 zang1)，是客家人對魚網單一的稱謂，是一個建立在淺海灣上固定位置的捕魚平臺。這種海上捕魚的工具，在沙頭角內海處處可見，其中谷埔村民佔有十臺以上，其它屬於鳳坑、雞谷樹下、榕樹凹等村落，罾棚的構造需很多物質和工具，包括大量建棚的粗鐵線、多種不同粗度的繩索、六支圓周大約兩英尺，長約四十英尺的粗木、竹枝、竹筏、木材、稻草……等。自上世紀中葉起，罾棚的數量已隨著魚類日漸枯竭而減少。」宋關仁《靠海謀生活——罾棚》

但農業生活受生態影響，面對環境改變卻十分脆弱，尤其是天災，產量失收。春哥指因天氣，放棄種米：「**1974-75不種田，因為種田要看天氣，打風，果樹倒下，無收成。**」

而天氣與科技改變，村民往往後知後覺，無法得知影響。何玉英回憶：「**1967年街渡(來回谷埔至沙頭角)，已轉電動船，坐手搖船只有十多歲。以前海中有貝殼、鬼爪螺，村民捉來做肥料，執給鴨食，但變成電動船後，海中就無貝殼了。**」

科技轉變，方便村民出入，但卻破壞海床，得不償失。可惜，當時，缺乏討論，無法預示，電動船對海洋生態影響。面對受全球化和多變的世界，傳統農村不得不瓦解。



上圖 簡單的客家罾棚，海上捕魚的工具



上圖 1950 年攝，村民於碼頭與木手搖船上合照。(照片由何端庭收集提供)



上圖 1980 年代村民與谷埔街渡，後於 90 年代取消。(照片由宋煌貴提供)

宗族和傳統的無力

家族利用傳統和節慶維繫家族承傳，谷埔昔日有做社，新年、中秋等節慶，熱鬧氣氛，令參與者感覺家族成員的身份認同。但隨着香港城市化及現代化，戰後，農業輔助工業，70年代後，農業轉變成為工業化，出口主導。農業缺乏政策支持，傳統無法應對改變，令谷埔大量人口外移以尋找就業和學習的機會。

往日的宗族組成祖堂（類似現在公司的概念），控制耕地，放租賺取收入，但隨着農業式微，農地價值大不如前。70年代中，村民甚至可用免費取得土地作耕種，而大量村民選擇外出打工。對年輕人而言，土地價值，不及外出打工，更遑論移居英倫和美國的村民，大半世紀寄回金錢，他們的資金支撐村內基建和福利，如：捐款興建啟才學校和維持街渡，而本地青年人則出資鋪設電視天線。

農村社會瓦解，失去凝聚力。小型家庭取代原有大家庭，家族和宗親觀念被打破。相反，中產階級的價值觀漸為社會接受，接父母在市區的家居住，取代回鄉的習慣⁵。村內人口，由百年前的500多人，大幅下降至今，只有個位數的常住居民。



上圖 1980 年代每逢喜慶均舞麒麟，分別於老圍及田心何家大宅前，麒麟身上有「風調雨順」四字。（照片由何瑞庭提供）



市區和農村交流頻繁，外來的人，開始走（嫁）入村中，往往格格不入，尤其是女性。從國內嫁入谷埔的李雪梅，坦言初期難以適應谷埔生活，她於90年代初來港，**「我住在大城市，不迷信，反而谷埔很多傳統，規矩好多。嫁嚟客家好多習俗，唔慣。筷子頭向上、好多嘢拜、初一唔洗頭。要拜棵榕樹，很多神。」**

她指出客家女性打理農務為主，面對沉重的工作壓力。傳統反而令外來的人，難以融入村內。另外，傳統強調民間信仰，而今天社會，基督教普及，對傳統需重新思考。

⁵ 《廿一世紀的台北的社區營造論述》

一念天堂一念地獄

1979年，谷埔的分水嶺，變成另一個屯門，還是今天模樣呢？村民曾為谷埔尋找出路，可惜，事與願違。

當年，村民鄭志強、宋亞強和楊瑞良成立「促進公路小組」，收集超過300個谷埔和鳳坑村民簽名，遞交請願信給新界政務司鍾逸傑，要求修建公路通往市區。他們亦用白漆於堤壩上寫「**理民府先生，我們要公路**」及「**we want motor road!**」，該行動登上南華早報和大公報（報章）。據村民口述，公路雖沒有成功爭取，但政府幫附近的村落駁通了電話，當時榕樹凹沒有電話，79年後才有。

開通公路的谷埔會怎麼樣呢？歷史沒有如果，或許變成另一個新市鎮也未可料，但卻沒有現在的故事了。

HO HON MAN,
C/O YAN SAU TONG,
SUN LAU ST.
SHA TAU KOK, N.T.

TEL. NO. 電話號碼
12-919412

ISSUE DATE 印發日期
01/09/77

HONG KONG TELEPHONE CO. LTD.
PRINCE'S BUILDING, HONG KONG.
P.O. BOX 479, G.P.O., HONG KONG.

電話費單

香港電話有限公司
香港太子行
信箱郵政總局
四七九號

TELEPHONE BILL

BILL ENQUIRIES 5-263377

查詢帳單，電話

帳項說明之中文名稱，請參閱電話簿前部

ITEM REF 賬項參考	ITEM DESCRIPTION 賬項說明	RENTAL PERIOD 租用期間	CHARGE \$ 金額	
九月 初至 廿	RESIDENTIAL LINE	1SEP-30NOV	90.00	
THIS BILL IS DUE 此單現已到期 ON PRESENTATION. 請即繳付。 一元以下作五角計 五角以下免收 AMOUNT DUE ROUNDED DOWN TO NEAREST \$0.50				
			\$ 90.00	

PLEASE DO NOT TEAR ALONG THIS PERFORATION.

請勿將此處撕開

上圖 1977年何家的電話費單。
(文件由何瑞庭提供)

北 平 民 理 府 用 箋

(126) in TP 31/173/59

號 第 一 頁

逕啓者：查本人繼於本年九月四日前往貴村訪問之後，經已進一步研究興建

一條車路之可能性。

曰 惟歎以告者，軍部工程師目斷因需負責其他承坦，故無從提供協助。但本人業已致函工務司署路政部，要求復等考慮一項建議，將興建一條由鷄谷樹村通至各埔村之道路計劃，作為改善鹿頸路之一部份工程辦理。相信台端知悉，此項建議已經列入於公共工程綱領之內，雖遭擱延進行，但工程可望於未來十八個月至兩年後，便可施工。

曰 在該段時間之前，恐難進十步行任何改善之處，至以為歉。

此致

新界沙頭角各埔村

一九

年

月

日

光 臨 理 民 府 用 箋

頁 第 二 頁

鳳坑村村代表

大埔羅民府 莊士儉 謹啓

註：本函副本送——沙頭角鄉事委員會主席

The Secretary,
Agricultural Campaign Working Group,
Kwai Po and Ping Heng Villages,
c/o Hong On Radio Company,
Kwai Po House, 6/F.,
Sheau Tau Kok, N. T.

一九七九年八月十八日

上圖 1979年示威，爭取公路的信件。(文件由鄭志強提供)

從傳統到社區

Jackson 及 Svennsson (2002) 談及生態文化村，有生態、經濟、社會和文化的層面，而過去農村，重生態和經濟，輕社會和文化。面對經濟轉型，有必要重視社會和文化，尤參與決定的機制，引入藝術創作，提高歸屬感。

曾旭正 (2013) 強調社區感於鄉村保育的重要，「在鄉村聚落中，社區感原本存在，只是因著人力外流，鄰里關係逐漸淡化，加上足以表徵在地特色的人事物快速流失，因此其社區營造的任務則是將原有的社區感召回來」。

村落，由只為生計，演化為尋找有意義的生活。

近年，谷埔轉變，重現生機。松記士多的農家菜和宋伯士多的小食，吸引遊人逗留在村內。松記空地轉變成為村內公共空間，令村民聚集，亦提供工作機會。雖然常住人口沒有顯著上升，但村民回村數目增加了。而谷埔漸漸由宗族主導的農村，轉型盛載社區文化和歷史的文化生態村。

理大團隊，藉啟才學校的歷史研究和展覽，為村民建構共同話題；從活動，鼓勵村民交流，分享知識。2015 年，重修啟才學校，過百名海內外村民出席參與慶祝，可說谷埔復興的序幕。大部份上一代的村民皆在啟才讀書，這段集體歷史成為村民的共同記憶。

疫情，令村民回流，谷埔生活。而社會保育概念興起，令村民欣賞谷埔的美麗。訪問中，村民都懷念昔日谷埔風光，亦珍惜村內的自然。

由年輕一代，村民李雅婷：「去到城市居住，對比之下相差好遠，發現更愛谷埔。大個咗想轉變，中學擺出嚟做嘢之後，覺得谷埔係好舒適的地方。近年愛上行山，但很多時只是打卡，感受不到歷史，這是細個生活的地方。」

到旅居海外，退休多年的村民宋關仁：「一草一木有感情，土墩清楚無忘記過去形象。」或者，另一位谷埔的三肚老村民吳馬送道：「三肚係靚，背山面海，兩條河喺兩邊。屋前係田 又有果樹、橙、桔、青梅、菠蘿、桃，無梯田，有街燈，與世無爭。」

地方感重現，建立集體認同，令村民願意投放時間於村內事務。再者，生計不再是村民重要考慮，不少年屆退休之年的村民，參與村落復興，他們有時間和精力。希望改變村莊，留住記憶。

谷埔松記士多

- ① 2000年開業的松記士多
(照片由楊偉斌提供)
- ② 2021年平日的松記士多
(照片由陳翔教授所攝)
- ③ 2021年理大團隊與村民在松記聊天 (照片由陳翔教授所攝)
- ④ 2023年春天的黃昏，松記已打烊，伙伴們正在收拾椅桌
(照片由 Hazel 所攝)



社區 / 地方感轉化行動

土地關係，不再是昔日的擁有權，而是對土地關懷，公共和集體利益，先於家庭。藉活動和歷史，重新修補村民關係。發展，不再由宗族的由上而下去決定，而不同的項目下，有不同的決定，產生充滿活力和生氣的新谷埔。

Jackson 及 Svennsson (2002) 所指文化生態村的建立，平衡生態、經濟、社會和文化層面，尤其是文化和社會上，補足昔日農村不足，達至可持續發展。

生態上，有機種植取代傳統大規模的種植。谷埔，由於地處偏遠，難以作大型種植，而不少家庭開發土地和果園，作有機種植。老一輩村民宋關仁亦貢獻對本地物種的知識，協助了解谷埔的生態多樣性。

社會層面，從活動和危機，有助村民交流。導賞團，令村內新一代認識村內的歷史，包括：何家大宅的農具博物館、啟才學校，促使令不同人的交流，打破世代的框架。

從解決不同村內問題中，也可建立機制，包括：本年10月，發生村內有傾倒垃圾事件，海外和本地村民透過 Whatsapp 協商，了解事情，再令工人清理垃圾。另外，口述歷史，記錄不同村民，再藉書寫，肯定個人記憶和故事的價值。

谷埔人重視互助和共享。村內人力不足，無法清理水塘。老圍村民李安有夫婦和 Hold，重新聯繫五個家庭，成功花兩年時間，為部份村民駁通自來水，吸引村民假日回遷。而李安有眼中，破落的祖屋不只是一間屋，也是對家園和祖先的記憶，他和妻子花上8年親子維修祖屋，留住過去的歷史。



上圖 村民何仲瑜從倒塌的房屋收集材料，重新製成傢具及藝術品贈予其他村民。

層面

特式

① 生態

- 盡可能在社區內種植有機食品
- 使用當地可用的天然材料，並利用當地傳統建築方式，
- 興建「生活」房屋
- 使用以村莊為基礎的可再生能源系統
- 符合生態商業原則 (本地綠色企業)
- 從社會/精神和生態的角度，評估村內使用的產品生命週期 (Life cycle of Products)
- 保護土壤、空氣和水的清潔，藉適當的能源和廢物管理
- 保護和鼓勵生物多樣性及保護郊野 (Wilderness) 地區

② 社會

- 認識他人，與他人建立聯繫
- 共享資源，並鼓勵社區互助
- 學習村內的決策方式和解決衝突
- 強調整體 (Holistic) 和預防性的健康實踐
- 為所有成員提供工作和生計
- 照顧孩子、老人和邊緣群體
- 促進終身學習教育
- 尊重差異，並鼓勵團結
- 促進文化表達
- 鼓勵綠色經濟

③ 經濟

- 引入另類貨幣 (LETS 系統、Friendly Favors、文化生態村貨幣、以物換物、以服務易服務等)
- 另類銀行
- 義工系統
- 創造當地創收 (綠色企業、諮詢)
- 擴大正規經濟 (公共膳食、服務)

④ 文化 / 精神

- 強化社區歡樂感和歸屬感，尊重自然的儀式和慶祝活動
- 強調創造力和藝術，並重視與自然的關係
- 表達互通聯繫的精神世界觀
- 尊重不同方式的靈性思考 (包括：傳統風俗)
- 尊重不同文化的表達
- 促進個人成長與精神實踐



上圖 村民何仲瑜從倒塌的房屋收集材料，重新製成傢具及藝術品贈予其他村民。

谷埔的整體 (Holistic) 概念

文化生態村，建立在地方歸屬感，而村民參與最為重要，運用本地知識，合作解決問題。村民重視谷埔整體 (Holistic) 概念，而村的利益超越私人和家族的利益。谷埔，不再只是家庭的谷埔，而是谷民/谷埔人的谷埔，建立長遠可持續的發展。

社區取代宗族，維繫村落的人，而歸屬感比單純姓氏擁有更大的開放性，只要留在社區內或分享共同價值，就可成為一份子，不論世處何方。面對人口流失，谷埔找到過去歷史，共同記憶，尊重世代、海外/本地、性別等差異，開放的參與，採得未來共識。

谷埔無法回到過去宗族為主的大型農村模樣，文化生態村尚在轉型中，下一個十年，谷埔未可料。谷埔不再是百年前的封閉農村，外來朋友帶來技術，與本地村民攜手，找出未來的方向。而理大團隊藉本年3月和4月的大型展覽 (下一章節)，分別展出谷埔從1950至2000的老照片，與30多個村民故事，將谷埔故事帶到香港，實踐出尊重傳統、土地和社區的可持續發展。

參考書目

- 楊小波、吳慶書(2000)，《城市生態學》，北京：科學出版社
- 許舒(2016)，《新界百年史》，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 曾旭正(2013)，《台灣的社區營造(新版)：社會、新文化、新人》，台北：遠足文化
- Bossel, H.(1998) Earth as a Crossroads: Paths to a Sustainable Futu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Faure, D. (1986) The Structure of Chinese Rural Society: Lineage and Village in the Eastern New Territories,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Jackson, H., and K. Svennsson. (2002). Ecovillage Living: Restoring the Earth and Her People. Foxhole: Green Books Ltd.
- Newman, P. and Jennings, I. (2008). City as sustainable Ecosystems: Principles and Practices. Washington, DC: Island Press



重聚谷埔 —— 光影下八十年的家

聚散離合，百年谷埔的故事，也是香港的故事。

上世紀初，沙頭角的谷埔人開始飄洋過海，美國，德國，南洋，南美...他們不是移民，而是搵食。有人的地方，就有谷埔人的足跡。生計，令村民離開家鄉。歷史，讓人重新聚集起來。農村的谷埔、金黃的稻田、熱鬧的啟才、客家的婦女...藉舊照，重溫逝去的光景。

舊照，懷舊，也凝聚村民。谷埔是少數本地村落，保存大量的舊照。理大團隊花上一年多從海外和本地村民收集過百張舊相，相片最早可追溯至1950年，借助的AI技術復修相片，為村製作相冊，留給下一代，感受上一代的生活。無論身處何地、不同世代，我們的谷埔，也是大家的家園。

最後，由衷感激村民宋煌貴、何瑞庭、李有安、楊偉斌、李源發、宋卓範、吳馬送及楊柳青(排名不分先後)提供珍貴的相片，谷埔的村民提供資料和協助，共同為村落及下一代留下美好的記憶。







詠物誌：村的物件與資源

「鄉下人就最環保。」

村民宋玉錢評論以前農村生活。一木一草，一歲一榮。

昔日的農村，並沒有廢物；今天，我們視作無用的物件，當日就是資源。現在說的可持續發展，當日就是他們的生活。禾草是燃料、蠔殼是建料、牛屎是肥料 ... 想辦法，就會有用。農村處處皆是生活智慧，把大自然中的資源轉化成生活資源。

活得自然，就活出自然的智慧。現代城市人忘記生產的過程，衣服、食物、用品，皆用金錢交換。昔日農村凡事皆靠雙手和腦袋，就地取材，靠山吃山，一物多用，處處是寶物。

貧窮使人節儉，節儉使人環保，一切源自生活智慧。

資源及演化

農村地區的自然環境更加原始和自然，擁有大片的農田、林地和河流等自然資源。農村地區的居民通常具有豐富的生活智慧，能夠巧妙地將大自然中的資源轉化成生活資源。人們需要面對各種挑戰，如維護農田、飼養家畜、收割農作物等，他們需要運用自己的知識、技能和經驗來解決這些問題。



天然資源



人工建材或物料



農耕作物



食物



建築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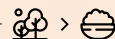
蠔殼



谷埔岸邊隨處可見，昔日村民取蠔作食料，亦用蠔殼作建材。華南地區常見蚝殼混以泥漿、青磚建屋。也會把蠔殼燒成灰，做石灰，以製作沙磚建材。



野豬牙齒



谷埔野豬為數不少，村民指清晨時份常傳出陣陣野豬的吼叫聲，偶然還有豬狗大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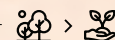
海灘的沙



谷埔岸邊隨處可見，當中有不少碎石、蜆殼及蠔殼，村民當用來製作沙磚，既免費又便利。



乾牛屎



谷埔隨處可見，從前村民會收集牛糞作為肥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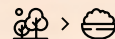
珊瑚石



谷埔岸邊偶爾可見白化的珊瑚，它含有碳酸鈣跟大理石是一樣的成分，珊瑚的骨骼有很多孔隙，相對比較脆弱。村民會就地取材，把珊瑚燒成灰做石灰，以製作沙磚建材，有時亦會直接從海灘拾獲珊瑚石建屋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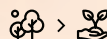
松木柴



谷埔的樹林位置隨處可見，從前村落都依賴柴枝和蘆葦草作燃料。村民會挑選十吋以上的松樹斬開作柴，入秋開始斬柴，一直去到年尾便可斬到一年份量的柴。斬柴之後要破柴，再要曬乾，放在灶頭附近和閣樓待用。



火灰



見於谷埔民居及農舍旁，把草或植物燒成火灰作肥料之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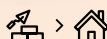
稻草



從前在谷埔隨處可見，草是從山上收集來，易於燃燒，用作燒水，也會用來製作泥磚物料。村民將稻草扎成一捆捆，用擔挑運輸，並再將草堆疊高，成了一個又一個直徑約2米的草堆。



鏽鐵枝



常用於老圍及田心的老屋，作為沒有玻璃的窗框，常塗上綠色油漆，直徑粗達2厘米，以保持通風及防盜賊之用。現在不少大宅的鐵窗框及鐵枝已生鏽。



石頭



谷埔隨處可見，製作沙磚之用，既免費又便利。



石榴樹皮 —— 樹 > 地

從前在谷埔的山上隨處可見，野生為主，很少人特意種植石榴。村民指石榴樹結果前，香氣四飄，嗅到石榴香便會與朋友一起上山採摘。



竹筒 —— 樹 > 地 > 屋

谷埔的各個風水林位置都有竹林，從前村民在山上工作及放牛時，會把大棵的竹砍開一節節用作竹筒器皿，放進水和米，在炭火中把綠竹烤焦即成竹筒飯。竹同時也時良好的傢俱材料。



缸瓦片 —— 屋 > 地

谷埔家庭均有各個大小的土製缸瓦，多用作醃製食物（醃魚、酸瓜、咸菜等）或釀酒用。



粉石 —— 樹 > 地 > 屋

谷埔的土地上隨處可見，由於較為易碎，方便塑形，主要用作填補縫隙。



鐵絲網 —— 屋 > 地

從前飼養家禽及家畜在谷埔十分常用。大宅旁邊多建雞寮及豬棚小屋，在排水孔位置，村民會安裝鐵絲網，以防蛇及老鼠從水渠進入。



黃泥原土 —— 樹 > 地

黃泥是一種隨處可見、低成本和可持續的資源，多從山上或河床採集，用途廣泛。谷埔的黃泥有豐富的鐵質，使用前的呈黃、紅色，質地幼滑。常混泥土用在耕地中。村民更指在童孩時，會取小部分作黃泥黏土玩。



碎黃泥 —— 樹 > 地 > 屋

由泥磚至牆身，甚至到海下堤壩都是由黃泥及其他物料夯築而成。夯土是一類建築材料，把黃泥、粗砂及石灰塊混合，經過夯實的動作之後會變得結實。



紅岩石 —— 樹 > 地 > 屋

老圍部分過百年老屋的牆壁建材，由海邊、紅石門及鳳坑運到谷埔使用。紅岩石不用錢，也比花崗岩（麻石）較易加工，麻石多從外地購入。



泥磚 —— 樹 > 地 > 屋

常見於老圍及田心部分過百年老屋及豬棚，不防水只用作建牆身之用。將糯米、稻殼、稻草及黃泥，利用牛隻腳踏成糊，風乾後製成的磚塊，承重不高，僅可建一至兩層房屋。



壓花玻璃 —— 屋 > 地

1950年代流行香港十分流行壓花玻璃，製作時須趁玻璃冷卻前將花紋滾壓於表面。壓花玻璃透光兼備遮蔽性，以防外人看到屋裏人私隱，村中常用物料，但經滾壓後的玻璃較薄，亦較易碎裂。



沙磚 —— 樹 > 地 > 屋

能見於老圍建築，以英泥、沙及河石製成。沙磚於60、70年代興起，村民多自製備用。1塊沙磚相體積約等於7至8塊紅磚，體積大及較重，因而用於下層牆身，約1/3的牆身由沙磚砌成。



青磚 —— 屋 > 地

谷埔部分過百年建築物多見以青磚興建。青磚具有很好的耐風化和耐水性，較結實、耐久性更強，但是由於燒成工藝非常複雜，能耗高、產量小、成本高，因此上世紀20年代開始香港已少用。



紅磚 —— 屋 > 地

多用於老圍六十年代興建的建築，多用於二樓牆身。紅磚是繼青磚之後的產物，製作過程較為簡單，生產效率高。表面多孔有一定的保溫和隔熱作用，硬度和耐用性都不錯。



批蕩 —— 樹 > 地 > 屋

谷埔各建築物表面都可見，由水泥、石灰及砂漿抹在外牆作防水之用。村民表示會用石灰混合豬油製成，因豬油較軟不會很快乾掉，比英泥沙漿好用。



雕花石牆 —— 屋 > 地

部分老圍建築的外牆，尤其在正門口及上方會有壓紋或雕刻，以當時的工匠以木模或人手刻上不同花紋，以視保平安及祝福之用。



青瓦片 —— 屋 > 地

老圍高百年老屋尖斜式屋頂用的建築材料，較紅瓦細小。以粘土為主要原料，經泥料處理、成型、乾燥和焙燒而製成，呈灰藍色。谷埔的青瓦較紅瓦更為久遠，主要用來鋪設建築物的屋頂。



紅瓦片 —— 屋 > 地

常見的鋪屋頂用的建築材料，較青瓦大塊。一般用泥土燒成，也有用水泥等材料製成的。當瓦片交疊鋪設於尖斜式屋頂時，可產生一個用於隔熱的空氣間距，從而降溫。



琉璃瓦 —— 屋 > 地

新建的祠堂及建築用多用琉璃瓦。琉璃瓦是中國古代建築中重要的瓦作建材，為宮殿、王府、祭祀建築和廟宇的屋頂必不可少之建築材料。近年村民修繕屋頂，都轉用琉璃瓦。



村民手寫詩集 (文物由何瑞庭提供)

何瑞庭家人手寫詩集抄於民國三十五年六月 (1946年)

《婦人擔柴》

婦人生得鳳凰身 日日擔柴受苦身
早知今日擔柴賣 何必當初嫁好人

《無題詩》

七歲將之八歲來 無人與我作良媒
誰家養得嬌娥女 嫁我神童小秀才

《詠婦人擔柴女人回》

秀才講話不分明 立間由命不由人
官人都是秀才做 秀才何必做官人

《無題詩一首》

嬌娘何等甚輕身 不會採花實可憐
天下幾多攀桂客 秀才不嫁之山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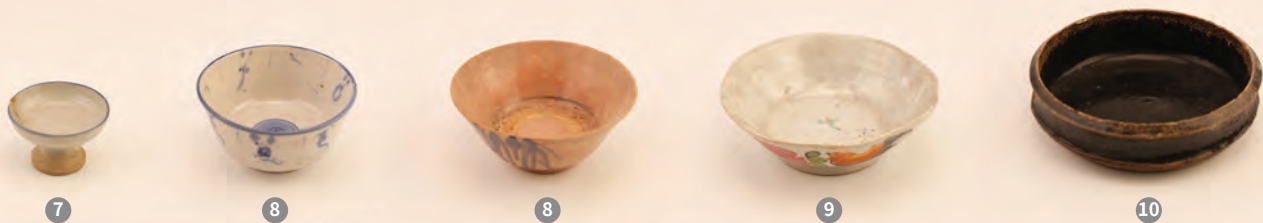


一套六把宰豬刀 (文物由何瑞庭提供)

- ① 放血刀
- ② 切肉刀 (切細塊肉)
- ③ 開肚刀 (切大塊肉)
- ④ 斬骨刀
- ⑤ 刮毛刀
- ⑥ 刮毛刀

每逢大節日做節 (冬至和中秋)，何漢文先生周遊谷埔，詢問村民是否需要買豬肉，再用豬肉簿記下購買名單。過節前，他與5-6人處理豬隻，先殺死豬隻，再用將豬放入熱水，去毛。再用於大角嘴杉樹街購入的百年名牌豬肉刀分割豬肉，而單是豬刀就有六把，用於分割不同部份。切好的豬肉，用竹籤紮好，再

放上寫上名字的竹簽上，供村民付錢領取，一家人吃豬過好年。我們翻查昔日何家的豬肉簿紀錄，得知往日過節的生活。豬隻渾身是寶，內臟不賣，留下用來煲粥，而豬油則用作煮餸。砍豬少一點技術也不行，亦不能割破豬腸和胃。



食器

⑦ 高腳小碟

昔日村內貧困，餸菜不多，豉油已是難得調味料。(文物由宋煌貴提供)

⑧ 米飯小碗

大埔碗窰製，小碗放米飯用，估計超過90年歷史，沒有發泡膠飯盒的年代，當時在城市中用作外賣碗之用。(文物由宋煌貴及Tom Sung提供)

⑨ 餸菜大碗

大埔碗窰製，大碗放餸菜，常在宴會時使用。由於宴會時需要大量食器，家家戶戶都會互相借出碗碟，村民會在碗中刻上名字 (如漢、宋) 以識別自己的碗。(文物由宋煌貴提供)

⑩ 鉢

1960年代家家戶戶必備客家豬肉鉢，當年豬肉在農村是非常珍貴的食材，後生一輩的外嫁女在過年時會帶同豬肉鉢回娘家孝敬婆婆、嫲嫲及母親，感謝她們協助照顧家中小孩，及養育之恩，客家的豬肉要蒸3次，十分美味！小小一盤豬肉鉢載滿的是親情和孝義。(文物由宋煌貴提供)

親愛爸爸：
你們各人身體好嗎？現在寄回五十磅
比給爸爸，另外給一百元亞益姊
我們大家身體平安，請勿念。
請早日來信，好了，下再在談。
十月廿號 女丁芳



書信

書信是海外與本地村民溝通最重要方法，當年村民需前往沙頭角仁壽堂、逸新昌等店鋪寄收信件。書中內容閒話家常，不少為寄錢回鄉，也有分享旅英生活，談及英國足球聯賽，介紹何謂越位。（文物由李木星提供）

HO HON MAN, YEN, C/O YAN LAM YEN, SUN LAU ST., SHA TAU KOK, N.T.		TEL. NO. 523888 12-319472 REG. DATE: 1974 C1708/77	
HONG KONG TELEPHONE CO. LTD. PRINCE'S BUILDING, HONG KONG. P.O. BOX 478 & P.O. HONG KONG.			
TELEPHONE BILL BILL ENQUIRIES 查詢電話：電話 5-263377			
ITEM REF	ITEM DESCRIPTION	RENTAL PERIOD	CHARGE 金額
12-319412	RESIDENTIAL LINE INSTALL TELEPHONE PAYMENT RECEIVED	4 JUL - 31 AUG 4 JUL 7 JUL	\$7.10 \$10.00 \$155.00
THIS BILL IS DUE ON PRESENTATION		此項賬目到期 請即繳付	\$172.10
PLEASE DO NOT TEAR ALONG THIS PERFORMANCE		請勿沿此處撕開	

電費單及固網電話申請信

1974年田心何家向香港電話有限公司申請電話服務的信件以及1977年何家的電話費單。（文物由何瑞庭提供）

HONG KONG TELEPHONE COMPANY LIMITED
PRINCE'S BUILDING, HONG KONG

MR. HO HON MAN,
SHE PO TSIEN,
SHA TAU KOK,
NEW TERRITORIES.

Dear Sir,

We acknowledge receipt of your letter dated 07-7-74.

This matter is receiving our attention and we will send you a detailed reply in the near future. In the meantime, please note that our reference is:

Yours faithfully,

106.107

FOR MANAGER,
TELEPHONE SALES DIVISION.

81475
(TSD 6/74)

HONG KONG TELEPHONE COMPANY LIMITED
PRINCE'S BUILDING, HONG KONG

Mr. Ho Hon Man,
SHE PO TSIEN,
SHA TAU KOK,
NEW TERRITORIES.

Dear Sirs,

We acknowledge receipt of your application for telephone service at No. 1, She Po Tsiuen, Sha Tau Kok, New Territories. This has been registered under application number 11100/74.

We are despatching a notice of provision service for you and will contact you again as soon as the outcome is know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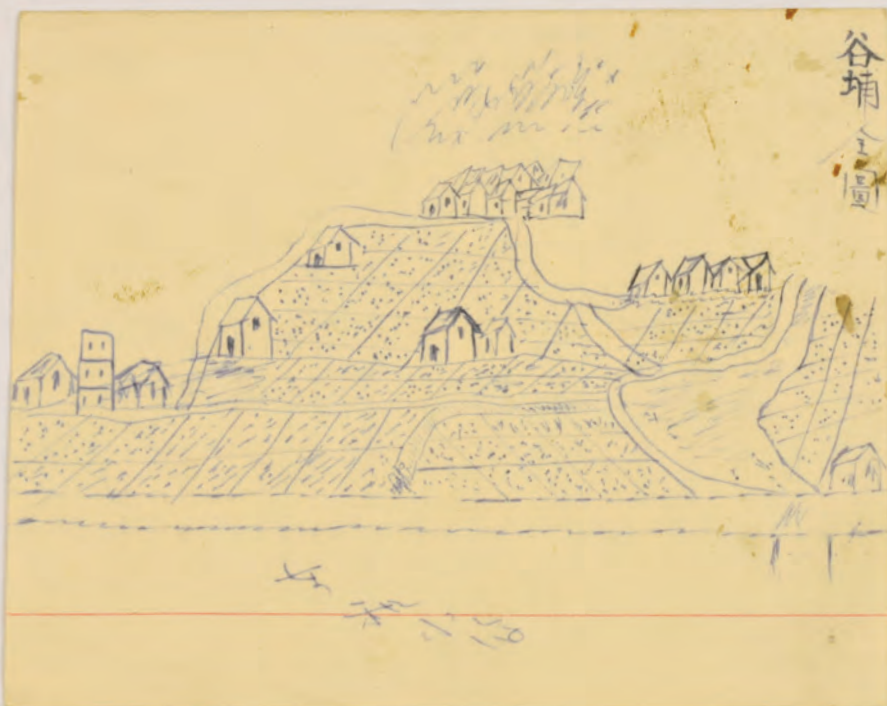
Yours faithfully,

FOR MANAGER,
TELEPHONE SALES DIVISION.

81475
(TSD 6/74)

手繪谷埔全景圖

1940年代，何瑞庭家人於小學時，所繪的谷埔全景圖，可見海下碣樓、田心大宅、老圍及農田。當時小畫家就讀於沙頭角華界的東和小學，早年，啟才只有小一至小三課程，而1949年前，不少村民於東和小學就讀，至今東和仍是深圳名校。（文物由何瑞庭提供）





去留散聚——谷埔人百年流徙重聚的故事

家族和村落的命運，決定只在一念之間，去或留？

谷埔偏隅香港的沙頭角海岸，百年前，這裡經歷移民潮，村民大多散落英、美、歐洲及中北美洲等地。理大重聚谷埔團隊藉着互動歷史的遊戲裝置，參加者可重新體會百年前的抉擇，細味谷埔百年的變遷。

去或留，谷埔百年，從1920年代至今天，四波移民與回流潮，重現個人的選擇，時代的無奈。離開，不一定失去。第一代村民百年前行船至美國，寄錢來興建谷埔村內唯一的學校，啟才學校。後來第二、三代的移民，落地生根，創立蘇格蘭首個華語（廣東話）電視節目，成就首位華人英國太平紳士，並有馬來西亞的拿督。

留下，也不是容易。農業式微，城市擴展，村落被掏空。村民為了解世界，70年代親自鋪設電視天線，爭取公路；2000年後，創立松記士多、重修學校、農具展覽館，凝聚村民。

離去，留下，恍如循環。散落四周，不同的家，相同的身份。因為谷埔，我們再次重聚，不論在實在的土地，還是在無盡的網絡世界。谷埔，是地方，也是文化，維繫我們的人，也連繫彼此的心。2023年，面對寬廣的世界，故鄉與我們的距離，看似很遠，但也很近。

今天，我們谷埔重聚。



《歸去來兮》

紀錄片——記下谷埔的堅持

「物換星移多變幻，美麗山村改容顏，昔日村童今何在，遊子他鄉人未還。」

移居加拿大半世紀的村民李源發寫下七言律詩，詠嘆谷埔之改變，物是人非。今日的桃花源，人卻安在呢？有人選擇在他鄉尋找一片天，但亦有人留下守護這土地。別時容易見時難，百年谷埔大量村民外移。導演吳文斌記錄片《歸去來兮》卻記下留下來的人，走訪楊丙安（松記）、何瑞庭、楊偉斌、宋煌貴、鄭志強和鄭秀英（蘭）、李雅婷等村民，道盡谷埔人之情，各自為村民重聚用心出力。松記，自 2000 年經營松記士多，本地最著名的鄉村農家菜之一，藝人周潤發亦曾是座上客，松記由小士多，慢慢成為凝聚村民的公共空間。面對法例、疫情的問題，他依然自得其樂，每周與村民、行山客暢飲紅酒，分享谷埔大小瑣碎事。

何瑞庭花上十年，搜集谷埔歷史和舊照，用上Whatsapp 連繫海外村民，他與姪兒大力將家中的豬棚，一手一腳改建為農具展覽室，只為下一代記起谷埔往日的生活。鄭志強曾於 1979 年請願，搜集 300 多位村民簽名，希望為爭取公路，當年失敗告終，卻成就今天變成優美的沿海行山路，而他與妹妹鄭秀英為留下家庭記憶，過去 60 年每年為果園續牌，延續谷埔的果園故事。

啟才學校是谷埔唯一學校，大部份村民受業於此，是村民集體記憶。宋煌貴鏗而不捨，花上數年，追尋啟才歷史，於梅州尋回首任校長宋青的家人，並整理村內過百年的文獻。

成敗得失，不在一時，而在堅持。谷埔人，選擇挑戰時間，水滴石穿。松記用上 20 年經營餐廳，再希望下一代接手，何生只想年輕人認識谷埔，鄭志強於 40 年前，爭取為我們和下一代的遊人鋪好行山路。今日，谷埔有不同世代的村民，90 後的村民李雅婷，用女性和新生代的角度，演繹谷埔。她創立的「季食」結合鄉村小店及教育團體，用社交媒體，宣傳村內的文化，推廣復耕，有機的健康飲食。

遊子未還，但在網路上，我們迎來寬敞世界。只要有人在，遠方的心仍繫於一起，重聚於谷埔的故事中。

再次感謝谷埔全人參與口述歷史研究計劃及紀錄片的拍攝和製作。

導演
攝影師
剪接及後期製作
拍攝日期
參與紀錄片拍攝村民

吳文斌
王浩峰 陳河汎
何兆賜
2021 年 11 月 - 2023 年 4 月
何仲瑜、何瑞庭、宋乙嬌、
宋煌貴及家人、李木星、李雅
婷、李雪梅、楊丙生、楊偉斌及
家人、楊玉峰、葉天生、鄭志
強、鄭秀英、松記伙計們





校長跟兒女說這就是新界的桔



郊零食也不錯



一個星期回來一次



75或76年左右那時候已經很少學生



用了很多人力資源去做



找一些事情自己喜歡 就可以享受過程



有村民支持我就做下去



這也是手造的 不是太完整



每日都是做返基本的事



所以我們是一步步前進的



雞籠最開心



不單止復修文物 亦都修理谷埔歷史



村民 - 何瑞庭

原來我爸爸以前收集到這些東西



村民 - 楊丙生

帶著幾隻狗周圍走

《百年老村 | 村校末代校長細說谷埔故事》

末代啟才學校校長何文緒專題故事

《Yahoo新聞》受權出版

攝影 | 記者 | 文字 鍾健華



翻山越嶺教書鋪水管 赴英籌錢建民生設施

沙頭角百年老村谷埔全盛時期住了500多人，經歷四波移民潮後，現時僅餘4人。「**去留散聚——谷埔人百年流徙與重聚的故事**」展覽展出一張80年代老照片，是該村啟才學校校長何文緒與師生在校門前合照。何文緒70年代入村執起教鞭，從春風化雨到為整條村鋪設水管，由村外人成為谷埔人，他與村民共同經歷了21個寒暑，直至學校殺校。現已轉行經營打冷檔的何校長接受《Yahoo新聞》專訪，回望谷埔昔日點滴，也盼望更多港人看見谷埔，「**只要你想，你都可以成為谷埔人**」。

圖 現年74歲的何文緒在粉嶺開設打冷檔，經營的打冷檔晚上座無虛席，曾有谷埔人及舊學生特意到店內找他吃飯相聚。(攝影記者鍾健華)



何文緒現年74歲，在粉嶺經營打冷檔30年，兼任廚師。他在店內接受記者訪問，回味昔日谷埔的風光明媚和人聲鼎沸。70年代何文緒20歲出頭，投考消防員失敗，在餐飲業打工。有朋友問他要不要到谷埔教書，他笑着答：「**我只有中學畢業，哪有資格教書？**」豈料他面試成功，獲聘為「**乙級教務員**」，隨即從港島搬進谷埔生活，命運從此與谷埔連結。

「**谷埔的學生很乖、很純品。**」

何文緒說，那個年代鮮有年輕人願意到鄉村教書，但他住進谷埔後不覺沉悶，周末到海邊捉蝦蟹回家烹調，享受大自然的生活。70至80年代谷埔有500多名村民，只有啟才學校一間小學，高峰期有100多個學生。鄉村小孩一般較遲入學，何文緒有些學生已年屆16至17歲，

「**鄉村學校大多學生都比較高齡，有些年紀跟我相差不多，有時我以朋友的關係教導他們**」。

何自覺當年不夠資格教書，在職期間乘火車往返市區進修，苦讀教師文憑只為教好學生，終在85年升任校長，

「**谷埔的學生很乖、很純品，你教甚麼他們都會認真聽；考取教育文憑都只為改良教育方法，更好地教導他們**」。



上圖 1971及72年啟才學校學生合照，前排中間為末任校長何文緒。(照片由何瑞庭提供)



下圖 1970年代谷埔，估計從石芽頭山頂上拍下。(照片由何瑞庭提供)



「村民當我是谷埔人」

他成為校長那一年，開始協助村民上山鋪水管引水生活。當年谷埔很多基礎建設工程欠缺政府支援，村民唯有自救，自行興建民生設備。何教書之餘也要「擔擔抬抬」，無數次上落山鋪設水管，「**谷埔裏面再細分成很多條村，如老圍、新圍、二肚、三肚、四肚、五肚、田心圍等，每條村都需要重新鋪水管才能方便取水生活，每支水管都是大家親力親為鋪好**」。何更獲村民信任，與時任村長自掏腰包飛往英國，向已移民的谷埔人籌募經費，好讓水管工程順利完成。

谷埔村民視何文緒如親人。何出身客家人家庭，村民也大多源自客家，村內更有何氏宗親祠堂。村民打趣叫他「**拜祠堂入籍**」，成為真正谷埔人。他笑着憶述：「**我還真的帶了兒子去拜！即使不拜，村民亦早當我是谷埔人。村內有紅白喜喪的事也定必會叫我參與，壽宴去過，棺材也抬過。**」



上圖 1980年代的新年，村內有舞麒麟，由五肚開始，表演至海下，帶來節日感覺。村民給予利是，表演者將錢補貼村內的街渡經營。(照片由何瑞庭提供)

「我將青春盡數奉獻谷埔」

隨著谷埔村民慢慢流失，1993年啟才學校因收生不足遭「**殺校**」。何說，當時新一代村民在市區組織家庭或隨親戚移民，他已預視學生只會越來越少。對於殺校，他沒有傷感，隨遇而安，「**我將青春盡數奉獻谷埔，且絕無後悔，我的得着永遠比付出的多**」。

他隨學校結束搬回市區，轉戰其他學校執教，同時開設餐廳謀生。從前他有一個谷埔學生特別頑皮，曾經費盡心力教導，學生畢業後對他念念不忘，到其打冷檔找他聚舊。

假如當年沒有殺校，何文緒會選擇繼續留在谷埔，只要有學生，他願意教足一世，「**谷埔實在太可愛了，那裏的空氣、人情、學生都是無可取替的寶物，我那時已經把谷埔當成自己的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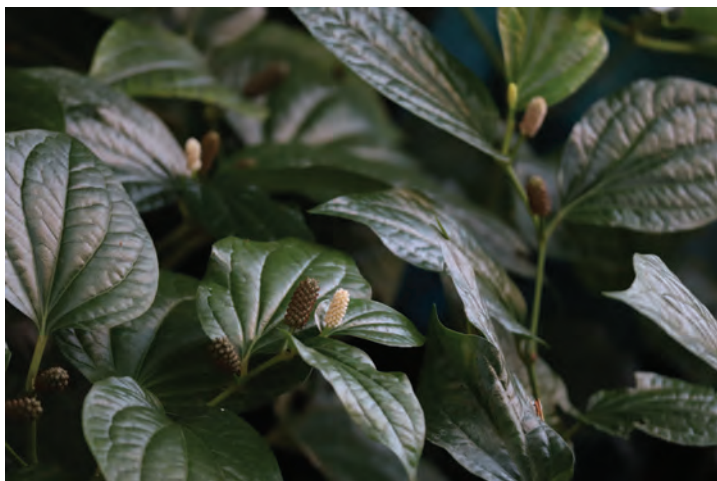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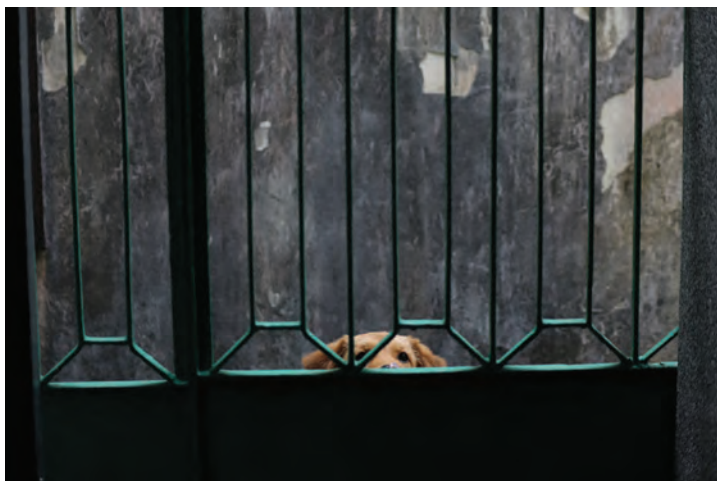
經歷時代洗禮，現時留守谷埔的村民僅餘4人。理工大學設計學院學生及研究員組成「重聚谷埔」，以口述歷史形式記錄谷埔的歷史演變，現時(2023年4月)在深水埗合舍設展。展覽以「去、留、散、聚」四個階段劃分谷埔人百年來的經歷，展示31位不同年代村民的谷埔故事。何文緒說，谷埔留給他許多珍貴回憶，希望谷埔有機會重新旺盛起來，讓更多香港人認識和體驗谷埔的美好。

左上圖 2022年理大團隊所攝的谷埔航拍圖

左下圖 前排穿深藍與淺藍佔半上衣為何文緒校長，他在2022年7月30日與舊生及一名前校監，回到啟才學校門前唱校歌及留影。



2022年7月30日 紀錄片重聚谷埔：啟才校歌錄製



《治癒情緒的谷埔 | 谷埔就係我鄉下》

90 後老圍村民李忻生 —— 谷埔就係我鄉下

鄉下，我們可能想起廣州、潮州、福建，相對谷埔人返鄉下好容易，只需坐港鐵轉巴士，坐船回到鄉下一谷埔。

剛剛大學畢業的李忻生來說，谷埔，既熟悉，又陌生。從小已回村，一年只有兩次，不外乎清明和新年。除了父母，村中他只認識兩位村民。一年隨父母回鄉兩遍，像是一門必修課程。

長大後，曾遇上情緒問題，谷埔的寧靜助他走出低谷。父母自2015年維修祖屋，回鄉多了一份意義，**「祖屋，是爺爺留給父母，之後給我和妹妹，係要有責任管理，代代相傳，負責管理家族的東西。」**

回鄉不再是父母的要求，而是家族的責任。

左圖 李忻生妹妹從老圍祖屋內所攝，鄰居小狗熱情跟他們打招呼；李宅家旁野生植物。(照片由李忻生妹妹所攝)



上圖 2021年谷埔老圍，不少房屋已倒下，幸好李氏祖房仍然幸存。(理大團隊所攝)



故鄉不似預期

他跟鄉下的正式「交往」，要從父親李安有復修祖屋開始。

2016年，他就讀大學時，父母開始復修老圍的祖屋(復修的過程，見第二期谷埔李生李太訪問)，時至今天，他們仍在進行工程。將快倒塌的祖屋，僅剩下屋頂和四面牆，李家花上8年時間，變成安裝有排污的廁所和冷氣的精緻居所。

開始之時，祈生心裏也有懷疑是否可以做得到呢？「要花好多錢，當時想復修係有可能。」當時他患上情緒病，被迫停學。父親鼓勵他和妹妹一同參與，「全家一齊做為一件事，希望改善關係。」

一年後，祖屋情況已略有改善，但仍未有冷氣和廁所。

「一直覺得這是祖屋，但係唔可以住人，直到換咗玻璃，後來再有水和電是關鍵。以前在祖屋，好像是露營，要從公用廁所擔水過嚟，要用痰罐去廁所，去廁所則在村的外邊。」①但當時他急不及待入住，打算享受鄉郊生活。

2017年，10月1日在谷埔祖屋一夜，他記憶猶新。②

「好熱，着背心，好難瞓得着，好累。剛剛開工復修，很多嘢都未完成，在屋裏住了一晚，父母睡覺在樓下，樓上鋪着地蓆和睡袋，有好多蚊，雖然有蚊帳，但是都是全身蚊咬。可能是去完廁所，蚊帳沒有關好上。」③

蚊子的痕癢，他歷歷在目。「瞓吓覺，有蚊咬，自從嗰次之後，冇再返去再瞓覺，現在應該好好多。」後來，他仍有幫手搬遷傢俬，塗上油漆，但絕口不提在祖屋過夜。

因為復修祖屋，一家人關係改善了。他笑說：「父母在谷埔關係特別好，在市區時候冇咁好，因為自然環境。他們在谷埔有空間比自己，以前壓力大，工作轉移不到，就會在小孩身邊發洩，現在谷埔有房子，就會間中回來充電。」

他對父母也改觀了，由衷的佩服他們。他們自學復修祖屋，親自鋪瓦頂，尋找水務署，組織村民，鋪設水喉。

童年的鄉下

回想小時候的谷埔，他立時想起「返鄉下」一詞，而最有印象是祖屋。

「跟爺爺回去是坐船，二姑就行入去，細個都係行入去。」回鄉，就要行山，但不是苦差，最苦是入祖屋。他從小六開始，每年也回鄉，但走入祖屋，卻是惡夢。**「間屋好舊，好污糟，係爛屋，(推開大門的)滑輪都壞了，我們也推不開。」**

每次跟着爺爺匆忙回祖屋一看，仿如過場。他們一家人留戀是谷埔的風光。「當時最愛是海和行山，不會留在屋內，因為不清潔。會在屋外坐，再去松記士多吃飯，宋伯士多吃豆腐花，而更多的時間留在沙頭角和街市，環境比較整理。」



治癒的故鄉

回鄉助父母維修祖屋，也助他走出困境。他讀大學時，曾有情緒問題，谷埔的一草一木伴他離開低谷。

2016年，剛入讀大學的他，因情緒，被迫停學。而父親正值維修祖屋，他把心一橫，每周入村一至兩日，暫離學習的煩瑣，對面青山綠水，老圍的祖屋，回鄉成為他的逃生門。**「入咗去之後，情緒好好多，見到海好舒服，以前唔愛去多人的地方，入到去好冷靜，當時人多，冇乜遊客。」**

一年後，他的情緒問題，不藥而癒。谷埔，不只鄉下，也是他的醫生。重拾學業，他無法如幾年前每周回來村中，他現在有空便會回村，享受大自然，也協助父母維修舊屋。

他懷念2017年的谷埔，**「只有松記、阿媽嘅度，而家遊客多好多。」**但受交通問題阻撓，他希望帶朋友到谷埔遊玩，無奈只有他是村民可坐船出入沙頭角回鄉，朋友只得來回步行近兩小時入村，遊玩計劃只得作罷。**「現在不想入去，因為太多人，等小巴都要一小時，有時父母親叫我入去，坐的士由家中去鹿頸。」**

(本頁照片均由李忻生妹妹於谷埔所攝)



《回來的人 | 守住谷埔 90 年古宅的 90 後》

「去到城市居住，對比下相差好遠，發現更愛谷埔。」

守住谷埔 90 年古宅的 90 後

「柴火山水公仔麵特別好食，谷埔五肚村的山水，用荔枝柴燒，湯有特別的香味。」同一包的公仔麵，加上谷埔村的烹調，與眾不同。在90後的村民李雅婷眼中，谷埔的公仔麵，帶着淡淡然的鄉愁。

「去到城市居住，對比下相差好遠，發現更愛谷埔。」

谷埔，400多年歷史，位於沙頭角的偏遠村莊，沒有公路。除非有禁區紙，可由沙頭角包船回村，一般人起碼需花上45分鐘，爬過百多級樓梯級小山，才能到達這「世外桃園」。村內最後一棟村屋已是上世紀70年代，村內事物仿如被凍結的半世紀，跟附近有公路的鹿頸，充滿「西班牙式別墅」的村落，迥然不同。沒有西班牙的景色，只有清朝磚屋、近百年中西合璧的客家大屋和排屋，加上門前是金黃的蘆葦，蔚藍清徹的沙頭角海。

左圖 李雅婷(右)及妹妹李雅麗(左)在谷埔李宅中合照

右圖 2022年李氏大宅(理大團隊攝)

下圖 客家女人的日常，每日辛勤做家務，既要上山斬柴，又要煮食



圖 2022年田心李宅



雅婷一家的李家大宅，是香港難得一見完整的客家大宅，沒有官方的歷史評級，卻有着幾乎原封不動的客家設計，柴火的爐頭、青磚、瓦頂、大廳中間高懸近一世紀的家訓，融合歐陸式的女兒牆。得天獨厚的自然景色，豐富的歷史建築，但谷埔生活卻不如人願。

美好景色，但村內設備卻停留在半世紀前。大部份住宅，沒有馬桶、無法上網，甚至無法接收電話、補給困難，重拾故鄉生活，雅婷一家人可望而不可即。

村落大多是白髮斑斑，90後的她和妹妹李雅麗，份外有活力。村中常住人口只剩下一人，而作為新一代的她們，盼望跟家人回來，一家復耕，改變村落。

成長在城市的雅婷，愛好郊遊，爬過高山，潛入大海，最愛仍是童年的谷埔。近月，她創立「**季食士多**」，從Instagram 宣傳，耕種之樂，舉行孩子教育工作坊，宣傳谷埔之美。早前，於理大「重聚谷埔」團隊安排下，雅婷跟大學生舉辦茶果工作坊。近日，亦跟小孩做茶果與認識大自然。

她選擇回來，用簡單生活，帶出不平凡。正如柴火，配合山水，加上最普通的公仔麵，煮出獨特香味，告訴大眾這是鄉村獨有的味道。

回來的堅持

香港有不少荒廢村落，散佈新界的各處。荒廢理由，通常只有一個，就沒有人。有人，才有村。隨着60年代，人口外移英國或市區，谷埔從80年代開始，變成老人村。後來，連老人都不在，只剩下一人獨守谷埔。

六十年前，雅婷的嫲嫲放棄稻田，為了生計，當上清潔工，服務谷埔、鹿頸等村落，她是最後一批放下鋤頭村民。今天，鋤頭改變了，種田由搵食，變成興趣和感情。

年過80的嫲嫲常盼望回村，但自上世紀的街渡因居民不足，而被迫取消。她不惜每周早上八點於沙頭角，坐收集垃圾的大船回村，而該船需要上午十一時回程，每次有短短三個多小時，但她仍樂其中。

幾個月前，嫲嫲為除掉大屋前的雜草，重見一望無際的蘆葦田，遙望過去讀書的啟才學校。她奮起拿着鐮刀，手起刀落，逐一除去雜草。一個月後，草除掉了，見回啟才，她笑顏逐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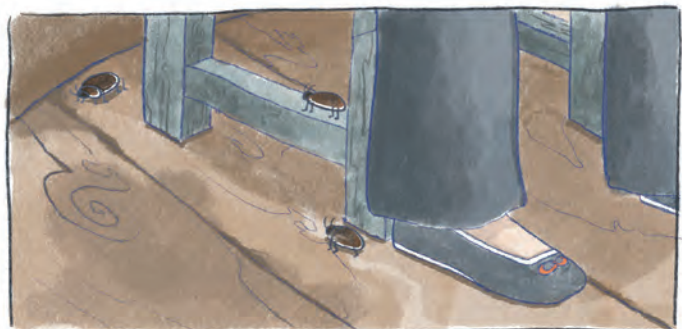
客家女人，愛想辦法，留住人，保住文化。嫲嫲堅持除草，雅婷選擇開 Instagram，她們只盼望一家人留在家鄉谷埔，默默守護守住四代的大屋，種自己的菜，有收成。

客家婦女傳統服飾



上圖 雅婷的外婆宋乙嬌 (左) 及母親李雪梅 (右)

左圖 雅婷童年回鄉的記憶



童年的記憶

「很懷念跟嫲嫲生活的日子，對村很有感情。」雅婷記着小時候跟着嫲嫲的日子，至今她仍懂得說客家話。

她笑說當年回谷埔是苦差，「小時候，坐着垃圾船回村，小木椅上，腳下有一層海水，佈滿一隻隻的水甲由，牠們在腳邊行過。」(見左圖)

「幼稚園在沙頭角讀書，一星期回一回谷埔，後來出去讀書一個月才回來一次。」

她回憶每月回來時，跟婆婆去不同地方拜山，有時在海邊，有時在鳳坑村附近，有時在老圍上山。婆婆拿着擔挑，揸着衣紙，蠟燭，鮮雞，拜祖先。她看山野中，滿天的蝴蝶，跑來跑去，當時覺得有點悶，回憶卻另一番味兒。

過去的一切，如種子落在心中，小時候的沉悶，她長大後卻愛上自然風光。



上圖 2022 年李家大宅，至今已有 90 年歷史

重新發現谷埔

「大個咗想轉變，中學後，出嚟做嘢，覺得谷埔係好舒適的地方。」她笑稱谷埔是「退休地方」，但生活不易，太多限制。「近年愛上行山，但很多時只是打卡，感受不到歷史，谷埔，小時候生活的地方反而有（歷史感）。」

踏破鐵鞋無覓處，「行山去咗好多地方，冇乜感覺，回到這裏反而有熟悉感。」見慣的風景，以前習以為常，原來最美好就在眼前。眾裏尋他千百度，「參加秘景團，去海蝕洞，當時有穿洞的秘景，去過千島湖。發現谷埔的（五肚）大樹根和一片金黃色蘆葦，是最漂亮。」

「行山的時候，很多時只係為咗看一個景色，在這裏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的景色。」她喜歡谷埔生態的多樣性，有濕地，有山，有水，有黃牛、有蜻蜓，與四季不同的畫面。

因為這份愛，希望多點留在村，也為村多做功夫。



生活的村落

「上一代的村民談及谷埔的美麗，是回憶，我是從觀賞的角度，靚。而且這種美麗，其他人可以感受到。」上一代愛談，昔日谷埔種滿稻田的模樣，她愛談是現在。

讓大家知道谷埔之美，她為此創立「季食士多」，引入新辦法，讓年青一代多角度了解谷埔。

她家族的李氏大宅，擁有完備的柴火火爐。用柴枝起爐，不僅可燒得可口的食物，煙囪的熱氣亦可驅走古宅的濕氣，避免木造橫樑被白蟻蛀食，破壞古蹟結構。

她保留這神緒，讓小朋友試到柴火的樂趣，她於屋外，砌成小型柴火爐，燒烤棉花糖。由於柴火煮食需要大量柴枝，涉及大量人手，她也跟理大學生交流下，提出用柴枝，交換茶果，讓訪者體會鄉村生活，也減省工作，延續村內外人的互助精神。

有人回來 村便可復興

昔日的谷埔，養活500多位的村民，百年前，是沙頭角第二大的村落。谷埔往日扮演沙頭角商貿重鎮的角色，不復存在。今天，光輝不再。變遷下，雅婷一家，努力為自己 and 谷埔尋找到定位。

重回居住，不容易，沒有抽水馬桶，沒有上網，普通人難以適應。但生活，不只居住，也可回來生產，再推廣。無論，教育、生態、歷史、文化，谷埔與不同偏遠村落，必須找到特色，再鼓勵不同人的參與。一個人，一個家庭的記憶，也可變成集體回憶，村落的新方向。

只有留在村落，就是村民。隨着不同大學家的協助，本年谷埔迎來第一間由村民何瑞庭創立的農具收藏館，也有由雅婷創立第一個 Instagram 小店「季食士多」，更多的人，更多的事，陸續在谷埔發生，有人，就有希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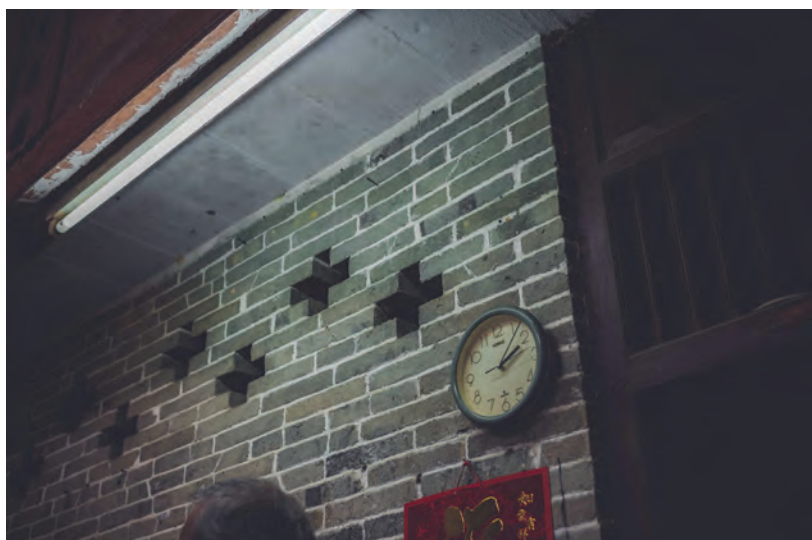
谷埔，下一個十年，跟今天不再一樣。

原文曾刊於網站《18/22》
<https://18-22.com.hk/>



有關「季食士多」
@seasonfoodhk

圖 團隊與李家訪問，考察大宅，研究李家的歷史。(本頁照片均由陳翔教授所攝)





《谷埔是怎樣的使我着迷》

作者 村民範仔

使我着迷的谷埔

當我想到我的家鄉——谷埔，我腦海裏有甚麼東西會即時浮現呢？金黃燦爛的蘆葦田？水平如鏡的五肚池？巍峨峻嶺的尖光峒？具歐陸特色的啟才學校？非也，雖然它們也是谷埔著名的景點，典型的象徵，但在我心目中還是記掛著谷埔老圍的一棵老榕樹。這棵老榕樹應該在谷埔村生長了幾百年（可能有五百年以上），可算是香港最古老的榕樹之一，它見證著時代的變遷、谷埔幾代人的生活、成長和閱歷、記錄著谷埔的歷史事蹟。它就像一位守護神，保護著谷埔，帶給村民平安和幸福，事實上它曾與我祖先一同生活，它目睹著我的曾祖父母的生活點點滴滴、見證了我的爺爺和嫲嫲和舊日村民如何刻苦耐勞的生活。

有時候，我也會在想，如果這棵老榕樹懂得說話，我會親自問它，我的祖先以前是怎樣生活的呢？我也會請它分享從前谷埔的故事與昔日村民的生活軼事。其實這棵老榕樹經歷過多年的歲月流逝，無數次的春分秋至、炎夏寒冬，也曾經歷過多次的天災無情洗禮。雖然谷埔曾經被如「溫黛」這樣殺傷力的颶風所蹂躪、也經歷過

「山竹」這樣級數颱風的摧殘，但至今依然屹立不倒，或許這正正是透過這種歷練鼓勵著谷埔人要學習它那副堅強、不屈不撓、不怕困難的精神。



小時候，我的嫲嫲總會在過節的時候帶我到老榕樹下拜神祈福，祈求神靈的保佑，使我們和下一代子孫能夠健康地成長，同時也祈求能為農村和家人帶來平安和福氣。我還記起夏天的時候，谷埔的天氣特別炎熱，我很喜歡跟一群堂兄弟姐妹和村的小朋友走到榕樹下捉迷藏或乘涼。由於谷埔欠缺一個兒童遊樂場，所以有些村內的小朋友也跟我一起設計一些遊樂設施，例如自製遷秋，我們便利用榕樹的粗壯樹幹承托我們用繩索和木板製造的遷秋，我們便在該處蕩來蕩去，這樣的消遣方式讓我們渡過多少個愉快的下午時光。年幼時，除了在老榕樹處玩耍外，便會到谷埔碼頭海邊處游泳或在谷埔沙路上踩單車，期間接觸很多不同的動物，昆蟲和植物，所以我對這些生物的習性認識很深。

另外，我因為經常幫助嫲嫲餵飼雞、鴨，對牠們的生活照顧得無微不至，有時候我會幫牠們改名字，甚至乎扮牠們的叫聲，似模似樣，每天也與牠們溝通，很是有趣的。牠們每天大概何時生蛋，生蛋前和生蛋後的叫聲，我完全分辨得到。嫲嫲最高峰時期應該養了五十多隻雞和鴨。

每到黃昏時分，我便要點算牠們的數目，並且把牠們逐一趕入籠，然後鎖起雞寮的門，以免晚上有野獸襲擊牠們或把牠們吃掉。每逢重要節日，總有一段時間令我傷感，這一刻正是我又要面對這些「好友」將會逐一被屠宰，在農村長大的我對家禽家畜總會有點惻隱之心，不想見到牠們被屠宰的一刻，所以每逢到了一些大時大節，即使日上三竿，我總會故意把身體捲曲一團埋藏在被窩裏，雙手用力壓着耳朵，只想逃避聽到我那「好友」的淒厲哀嚎聲，不敢再目睹牠們血灑於無情的屠刀下，不想再一次經歷那種生離死別的情景的煎熬。每當我把這事情告訴給長輩們，他們總會取笑我，但牠們也會稱讚我是一位仁慈的人。

除了雞和鴨之外，我和老家的家貓感情是非常要好的，閒時會逗牠一起玩。有一次牠失蹤了三天，我非常擔心，在村的每個角落不停地尋找牠，但最後牠也出現了，使我放下心頭大石一樣。兒時在谷埔的生活便是這模樣，非常簡單、非常充實，非常快樂，但想深一層，又不算是有什麼特別事做的，只是和一些動物玩玩，或者在郊野走走，又或者在海邊玩耍，完全沒有生活壓力，這一切記憶都成為我人生中最深刻的印象，或者這種生活亦都成為谷埔最吸引我的地方。

左圖 谷埔村民至今仍然喜愛動物，鸚鵡、唐狗、花貓生活自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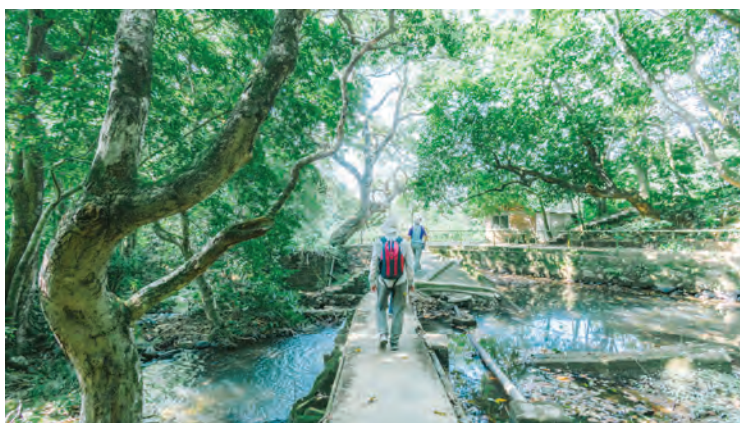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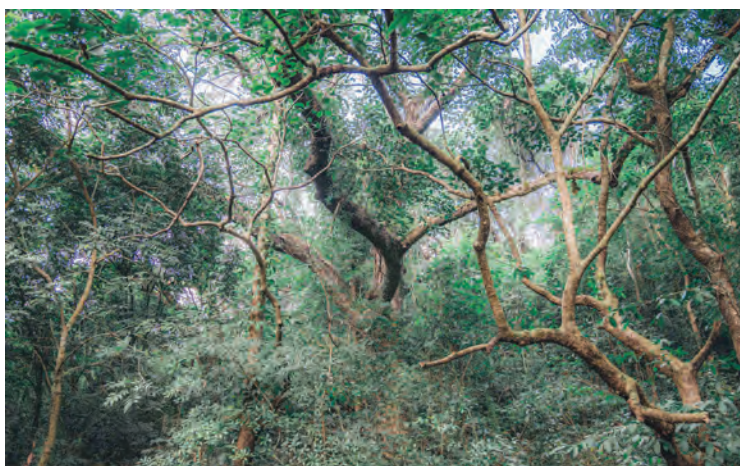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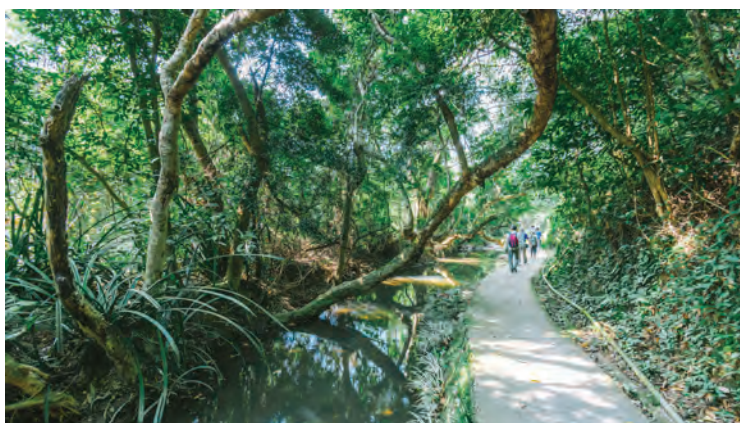
現在的我已經長大了，作為年青一代，其實我對谷埔的未來是充滿憧憬。在現在這一刻，感覺高興的是谷埔由一條荒廢的鄉村銳變成越來越多人認識的保育焦點。當中實在是感謝政府鄉郊辦工室和不同大學團體的協助和努力，才得到這個豐實的成果。在未來，希望政府、團體及各界可全方位在本村的發展加大力度，令谷埔成為香港具特色的後花園，以康樂旅遊及文化保育集於一身的好地方。

作為一位對農村故鄉具有深厚感情的村民而言，我非常期望谷埔即使面對發展過程中，依然保留着昔日的樣貌和舊日那種獨特的鄉氣。盼望着這一天的來臨，村落終於銳變，舊建築終於重現舊日的風采，盼望着昔日兒時的生活片段能重現眼前，從一塊磚頭，從一片瓦礫，我與老一輩村民也可以緬懷昔日的生活點滴，可以重拾昔日的感覺，同時都市人也可以認識谷埔昔日的風采。

可惜，今天的谷埔，眼簾下的景象令人神色黯然——村內殘破不堪的建築物、頹垣敗瓦，農田荒廢、野草叢生，簷巷冷清凋零，谷埔那昔日的風采，一切俱往矣。環顧四周，谷埔本擁有優美的天然美景與最古舊的村落之一，確實需要得到修復和保育才能保持下去，否則，這一切只會隨時間而消逝，眼前所見的會逐漸消失，最後變成不可挽留的事實，這會是一件很可惜的事。

在這個資訊年代，我們的日常生活離不開資訊科技。作為身處這個劃時代的資訊世紀的谷埔村民，我認為保育及修復要先行，而當中也需要加入現代科技元素，盡量取得一個平衡點，這會對谷埔村的未來得到更大的發揮，而我就谷埔未來的發展意向有以下建議：

為了發展一個頗具規模生態旅遊景點，谷埔有必要連接鄰近的保育先導鄉村如荔枝窩、梅子林等，與其他鄉村的優點互相輝映，從而配合政府發展印洲塘半島康樂旅遊生態圈，使整個地帶成為全港的旅遊休閒重點，而谷埔確實要加強以下配套才可成事。



右圖 谷埔的沿路風光，村民常常沿著溪河到五肚乘涼

有關谷埔發展的意見

(一) 加強無線網絡覆蓋

「沒有網絡，什麼也做不到。」這句說話在這個年代是無可非議的。目前，谷埔有很多地方還沒有網絡覆蓋，不論是一般無綫手提電話的連線或是光纖網絡上網均欠奉，更遑論5G網絡呢。試想想，如要在谷埔進行一些研究項目或者是一些學術活動，沒有網絡覆蓋是如此不濟的事。

(二) 完善交通配套設施

谷埔位處偏僻，交通不方便，故此生態環境反而保留不俗，過去多年社會的演變及發展，不少昔日偏遠的新界地區，交通改善了不少。谷埔目前是極少數交通不便的村落，現時前往谷埔只可靠水路或者山路才可以到達。在這種有限交通的設施下，只有氣力充沛的年青人才有足夠體力往來谷埔與市區。老年人和年幼的人若要前往谷埔，莫非要他們攀山涉水，用盡九牛二虎之力才能前往谷埔？現時的交通和行山方法是否可以滿足他們到谷埔的願望呢？谷埔村內上了年紀的老人即使想回鄉居住也會因為受到交通問題的限制而卻步。正因為交通需求或有關問題一直沒有改善，所以我極力建議政府建設由鹿頸至谷埔的單程公路、單車綠道、行人棧道等，以方便不同年齡層的市民都可以到達谷埔旅遊或參觀。

另外，雖然由沙頭角至鹿頸一帶生態環境優美，但村落缺少完善的連接道路網絡，若要連接谷埔和荔枝窩等村落而成為一個旅遊生態圈，便必須有一個完善的交通網絡，所以我建議建設登山纜車連接谷埔、荔枝窩、梅子林、蛤塘、三桠等村。這建議絕非天馬行空，或無稽的想像，更非天方夜譚。為何大嶼山昂平能夠做得到，印洲塘半島這樣擁有天然優美生態環境的地區就不可以？瑞士這個國家到處都有登山纜車，為何香港只有大嶼山和海洋公園獨有呢？

水路方面，由於谷埔水淺，只能停泊水上的士。既然未來會有水上的士前往荔枝窩、鴨洲和古澳，航線上何不興建一個中途站前往谷埔呢？由沙頭角碼頭前往谷埔碼頭只需五分鐘而已。

既然政府有意打造兩城三圈，印洲塘會成為康樂旅遊生態圈的其中一個部份，這會預算到未來的旅客人數會不斷增多，建設緊急救援通道也是需要值得考慮的。



圖上至下 50年代手搖木船 (照片由何瑞庭提供)

90年代的街渡，當年的街渡由村民集資而成 (照片由楊柳青提供)

2022年的私營街渡，每程 \$200

(三) 增設公共及衛生設施

谷埔原貌是值得維持，但將來的改善工程計劃同時可以加入一些現代化科技的元素，例如增設環保公共設施，如節能洗手間、露營浴室、環保燈柱等。只要適當設計規劃，這個做法不會破壞谷埔的原貌，而是加入現代化的設施，調適古今環境的對比。未來旅客人數增加，洗手間的數目如不足夠應付人流會是一個很大的災難。

(四) 打造成為康樂休閒基地

由於谷埔對出的海岸水淺，我認為谷埔岸邊適合建設成為一些海上活動的基地，例如獨木舟、划艇訓練、水上單車等。在郊野地方，可設置露營基地或發展其他山野活動等。

(五) 開發獨特果園

善用農地，開發獨特果園，種植及培植本地獨有水果，宣揚健康飲食。谷埔有很多荒廢的農田，是否需要值得善用呢？農田長期被荒廢可會繼續是一成不變呢？這是否有更好的方法去處理它呢？它如被善用可會為村民帶來經濟效益呢？而喜愛學習耕作的都市人會否可借這些地方調劑他們的緊張生活模式呢？這個值得深思！

(六) 建設旅舍、商舖、餐廳

建設旅舍、商舖、餐廳，公園以應付遊人的需求。要發展生態旅遊，吸引區外人遊覽，除了需要有完善的交通網絡外，足夠的食肆設施不可或缺的。現時谷埔只有一間食店在週末開放，但平日的週一至週五都是沒有提供服務的。我曾經在某一個週四前往谷埔發現途中沒有店舖是開放的，餓着肚子前往，這正是體驗沒有餐廳、商舖，根本很難令人會於星期一至五前往谷埔這個地方。這是絕對需要解決遊人基本需要這個問題，簡單的如水和食物也應該容易找得到的。

(七) 發展及推廣保育、復修、鄉耕、本土文化等教育

利用啟才學校的位置，發展及推廣保育、復修、鄉耕、本土文化等教育。要有效推行市民的環保意識，保育的教育工作不可或缺，目前啟才學校當然是到谷埔旅遊的一個重點，當中會否加入一些課程吸引香港的中小學生前往學習，課程中要有規劃，例如：客家話學堂、認識客家麒麟文化、谷埔景點導賞(參觀二土、三土、四土、五土、新屋下、老圍、田心、何氏農物博物館、客家茶果/包糰/水果茶製作工作坊，以及種田體驗等，讓香港的老師和學生對鄉郊文化有進一步的認識，從而學習保育、環保的重要性。

(八) 引入機構或有興趣的團體共同發展項目

谷埔的發展空間無限，但只求村民的自發力量是絕對不能成事，引入機構或有興趣的團體共同發展保育一些項目會是雙贏的做法。谷埔能從中可以得到面貌的修復，而團體也能夠得到他們想要的目的包括學術研究、商業活動、建設項目或文化交流等。

(九) 在村內創造就業機會

谷埔可以說是新界一處杳無人煙的凋零村落，早已經被都市人冷落。現時谷埔的人流只集中於星期六、日，平日星期一至五水靜鵝飛，80至90年代的海上街渡(來往沙頭角及谷埔)便是因為人流減少而停辦。若要維持街渡服務，便則需每天也有一定的人數乘搭才能繼續經營。如果谷埔能創造就業機會，吸引人士到該處上班，情況便會改變，航運公司也會因有需求而爭相營辦服務。為何上一代的人會移民離開？為何谷埔會被荒廢？原因很簡單：一、沒有就業機會，二、交通不方便，這兩點已經是致命傷。現時多間大學為谷埔作出很大的努力，實在值得欣賞！但若然人流在星期一至五一直是疏落，又或是未來跟本不能夠吸引村民回來生活的話，恐怕這只會是徒勞無功。雖則如此，但我仍然堅信谷埔的未來一定會是美好的！

也許，以上只是我的個人主觀願望或想法，但也不失為一位新一代谷埔人的其中一些思考，希望藉此文章能給予香港政府及各團體的人士作為參考，如果有機會，我也願意為谷埔出一分力及作出貢獻！

鄉下人就最環保。

無耕田，無咁辛苦，當時開心左。
掃街舒服過種田。

我住在大城市，不迷信，反而谷埔很多傳統，
嫁嚟客家好多習俗，唔慣。

三肚係最靚，背山面海，兩條河喺兩邊。

只要你想，你都可以成為谷埔人。

谷埔實在太可愛了，那裏的空氣、
人情、學生都是無可取替的寶物，
我那時已經把谷埔當成自己的家。

祖屋，是爺爺留給父母，
之後給我和妹妹，係要有責任管理，
代代相傳，負責管理家族的東西。

去到城市居住，對比下相差好遠，
發現更愛谷埔。

行山去咗好多地方，冇乜感覺，
回到這裏反而有熟悉感。

《舊屋谷埔》全書（黃佩瑩）編輯
項目負責人 符士文
項目統籌 廖中研究 | 作者 項目助理 攝影
陳羽 吳文雄 (Richard)
設計 符士文

插畫家 蕭海妍
蔡佩瑩 黃貝滢 趙美雪